

漢語方言的演變與分支—閩語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摘要】

在漢語諸多方言中，閩語由於具備特殊的音韻現象與豐富的歷史層次，在漢語方言研究中位居重要地位。在本次的課程中，我們將以閩語為對象，比較深入地去談兩方面的課題：1.閩語的外部關係和 2.閩語的音韻構擬。

1.閩語的外部關係：與中古音系乃至於其他漢語方言比較起來，閩語最著名的兩個現象是「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過去的研究大多認為閩語這類現象是一種存古的特徵。同時，也有學者（如 Ting 1983/2008）指出閩語自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不晚於東漢，但「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等現象對斷代並無顯著幫助。根據歷史語言學的基本原則，共同存古（shared retention）不具有分群上的效力，能夠據以分群的應是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我們將從比較構擬的角度重新詮釋閩語「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這兩個音韻現象的內涵，進而說明閩語作為一個獨立的方言，在語言演變上所經歷的音韻創新。

2.閩語的音韻構擬：構擬原始語言是歷史語言學最基本且最核心的議題，語言構擬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釋語音的歷時演變，因此在進行構擬時，對於所構擬的音韻形式的每一個組成部件都必須有所交代，尤其重要的是，要能從子代語言中看出構擬某個成分的必要性。構擬出原始語（在此是共同閩語）的形式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運用這個結果與其它的原始語系統進行比較，從而開展出相關的研究。簡言之，本次課程的第二個部分內容包括：(1)以共同閩語齊韻字的構擬為例，實際呈現語言構擬的操作程序，建構閩語中齊韻字的音韻形式；(2)共同閩語本身包含不同的語言層次，其中一個層次可以用來構擬南朝江東方言（梅祖麟 2001、2013）。我們也將從吳閩方言比較的角度，建構南朝江東方言齊韻字的早期形式。

參考文獻舉要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Ting, Pang-Hsin. 2008.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收錄於《中國語言學論文集》，頁 180-193。原刊 BIHP（《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4:pp. 1-14, 1983）

丁邦新. 2008.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收錄：

〈重建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頁 65-73。（原載《中國語文》6，1995）

- 〈論《切韻》四等韻介音的有無問題〉，頁 89-99。(原載《中國語言學集刊》1.1，2006)
- 李方桂. 1980(=1971).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何大安. 1999. 〈古聲母演變的年代學〉，《林炯陽先生六秩壽慶論文集》(臺北：洪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87-112。
- 何大安. 2006. 〈從上古到中古音韻演變的大要〉，《中國語言學集刊》1.1，頁 33-41。
- 吳瑞文. 2005. 《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吳瑞文. 2012. 〈從比較構擬的觀點論兩個閩語的音韻現象〉。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中國音韻學(太原·2010)》(北京：九州出版社)，頁 372-391。
- 吳瑞文. 2014.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齊韻的擬測〉。《東方語言學》第 14 輯(上海：商務印書館)
- 秋谷裕幸. 2003. 《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東京：好文出版。
- 陳忠敏. 2006. 〈論閩南話齊韻的讀音層次〉，何大安、張洪年、潘悟雲、吳福祥編《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785-800。
- 梅祖麟. 2001. 〈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1：頁 3-15。
- 梅祖麟. 2013. 〈漢語方言裡的三個指代詞：「汝」、「渠他(佢)」、「許那」——再論魚虞有別與現代方言〉，鄭秋豫主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資訊和語言類型》(臺北：中央研究院)，151-189 頁。
-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從比較構擬的觀點論兩個閩語的音韻現象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摘要

就音韻表現上來看，閩語有好些特徵與中古不一樣，顯示為超越中古的現象，最著名的兩個現象莫過於「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前此的研究如高本漢(1940、1949、1954)、黃典誠(2003)、丁邦新(1998)、陳章太、李如龍(1991)等大抵認為，閩語這類的現象是一種存古的特徵。已經有學者(如 Ting2009)指出，閩語自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不晚於東漢，但幫非不分、端知不分等現象對斷代並無顯著幫助。另一方面，根據歷史語言學的基本原則，共同存古(shared retention)不具有分群上的效力，能夠據以分群的應是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參看 Crowley1992、Fox1995)。綜而言之，若僅根據聲母的音值表現便把閩語幫非不分、端知不分的現象視為存古，在分群上卻又要認為閩語很早就從上古漢語分化出來，兩個論點顯然有矛盾，此所以上述現象不能在閩語分支這一議題上提供有效判準的理由。歸納起來，這裡存在的問題是：該如何從音韻演變上去理解閩語「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這兩個現象是否具有分群效力？從什麼角度才有其效力？若具有分群效力，則是否能夠斷代？其提供與斷代有關的訊息為何？針對上面提出來的問題，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從方言比較的角度，先追溯出閩語早期的擬音形式(reconstructive forms)，再利用漢語音韻史的尺度來觀察這些構擬，從而指出共同閩語時期所發生的音韻創新，並重新理解「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這兩個音韻現象的內涵。同時，我們將從比較構擬的觀點說明它們的性質，進而對閩語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提出我們的看法。

關鍵詞：閩語、幫非不分、端知不分、共同創新、歷史語言學

從比較構擬的觀點論兩個閩語的音韻現象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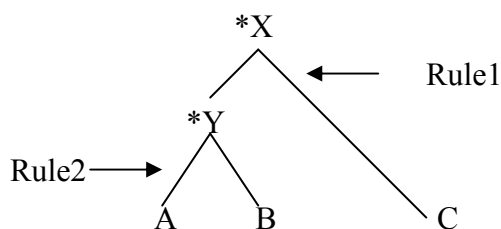
1. 前言

就音韻表現上看，閩語有好些特徵與中古不一樣，顯示為超越中古的現象，最著名的兩個現象莫過於「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前此的研究如高本漢(1940、1949、1954)、黃典誠(2003)、丁邦新(1998)、陳章太、李如龍(1991)等大抵認為，閩語這類的現象是一種存古的特徵。上述兩種現象若純就聲母「音值」(value)的表現而言，確實如此。現在的問題是，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或更精確地說，從比較構擬的角度，閩語「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這兩個現象應當如何被解釋？

已經有學者(如 Ting 2009)指出，閩語自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不晚於東漢，但幫非不分、端知不分等現象對斷代並無顯著幫助。另一方面，根據歷史語言學的基本原則，共同存古(shared retention)不具有分群上的效力，能夠據以分群的應是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參看 Crowley1992、Fox1995)綜而言之，若僅根據聲母的音值表現便把閩語幫非不分、端知不分的現象視為存古，在分群上卻又要認為閩語很早就從上古漢語分化出來，兩個論點顯然有矛盾，此所以上述現象不能在閩語分支這一議題上提供有效判準的理由。歸納起來，這裡存在的問題是：該如何從音韻演變上去理解閩語「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這兩個現象是否具有分群效力？從什麼角度才有其效力？若具有分群效力，則是否能夠斷代？其提供與斷代有關的訊息為何？

針對上面提出來的問題，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從方言比較的角度，先追溯出閩語早期的擬音形式(reconstructive forms)，再利用漢語音韻史的尺度來觀察這些構擬，從而指出共同閩語時期所發生的音韻創新，並重新理解「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這兩個音韻現象的內涵。同時，我們將從比較構擬的觀點說明它們的性質，進而對閩語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提出我們的看法。

本文從比較構擬的觀點探討閩語的音韻現象，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歷史語言學比較構擬的基本邏輯。現在假設有 A、B、C 三種語言，經過比較的程式，我們發現這三個語言存在音韻上的規則對應，並得出這三個語言的關係如下：



上圖顯示，A、B 兩者共同來自早期的*Y，C 則直接由*X 分化出來。就歷史發展而言，A、B、C 可以分爲兩類，AB 是一類，C 是一類。同時，A 與 B 彼此間的關係比起 A 與 C 或 B 與 C 相對是比較密切的。根據音韻規則對應的結果，我們可以具體說明 A、B、C 三個語言彼此間的親疏關係。再者，根據歷史語言學的基本觀點，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是分群的基礎，Rule1 使*Y 與 C 發生第一次的分化，Rule2 則使得*Y 群下的 A、B 兩個語言分化。質言之，歷史語言學的任務乃是找出規則(上例是 Rule1 與 Rule2)來說明語言演變的歷程。

最後說明本文的取材。根據侯精一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概論》(2002: 216)的看法¹，就方言分區的角度而言，閩語可以分爲下列幾區：

沿海閩語：閩東區、莆仙區、閩南區、瓊雷區

沿山閩語：閩北區、閩中區

其中沿海的莆仙具有閩東與閩南的混合性質²，瓊雷區基本上則可以視爲閩南語的一個次類³，我們暫時排除。概括而言，本文以閩東、閩南、閩北與閩中四區的材料爲討論的對象。爲求簡省篇幅，我們選取了閩東的福州、閩南的泉州與潮州、閩北的建甌及閩中的三明共五個點來觀察，其中福州、潮州與建甌根據北京大學中文系編的《漢語方音字匯》，泉州根據林連通(1993)的材料，三明則根據我們自己的田野調查。在必要時，我們也將增加若干方言點的語料以資佐證。

2. 閩語中的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

閩語中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的現象，透過早期廈門音系的調查乃至於晚近幾十年來的閩語及其方言的普查，已經廣泛爲學界所認識。除閩語之外，也還有個別方言存在與閩語類似的情形。⁴從漢語分群(subgrouping)的角度而言，也有不少學者利用這兩個音韻現象作爲區分漢語方言的條件。⁵

2.1 三等介音-j-與幫非不分

就漢語音韻史而言，上古時期並無獨立的非系而只有幫系，這就是所謂「古無輕唇音」。到了中古時期，輕重唇開始分化，至於分化的時間，則明顯地呈現出地域的差異。比方晉六朝時代代表南方音系的顧野王《玉篇》、陸德明《經典釋

¹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一書中關於閩語(頁 207-248)的內容爲李如龍執筆。有關閩語分區的說法不止一家，尙可參看潘茂鼎等(1963)、張振興(1985)等。

² 李如龍(1997: 65)指出「莆仙話原本應是和泉州話同類的，後來受到不少福州話的影響，成了一種混合變種的方言。」

³ 何大安(1981)分析海南島澄邁方言的音韻系統，認爲它比較接近漳州。楊秀芳(1987)分析海南島萬寧方言，也認爲萬寧在本質上是一個閩南方言。

⁴ 比方客語與吳語都有「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的情況，不過不如閩語數量多而有系統。

⁵ 根據丁邦新(1998: 167)，Forrest、董同龢、袁家驊乃至於丁邦新都將幫非不分列爲區分漢語方言的條件。另外，李方桂、Forrest、董同龢、袁家驊、丁邦新均將端知不分列爲區分的條件。丁更進一步指出，這兩項均是早期歷史性條件，可用以區分大方言。

文》與曹憲《博雅音》等反切音注，都顯示當時的輕重唇音已經分化。⁶至於北方，施向東(1983、2004)研究北朝至初唐時期北方城市譯經中梵漢對音的材料，認為北方在玄奘之後才開始有輕重唇分化的現象。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敦煌發現的唐寫本守溫韻學殘卷，其中仍是輕重唇並列，顯示晚唐時期守溫沙門所記的西北方音尚不分輕重唇(參閱董同龢 1993：114-117)。龔焯城(2002：270-273)所構擬的十二世紀末西北方音則顯示，當時西北方音的幫非已經分化，且非敷奉已經合為一類f-。

至於輕重唇的分化條件，研治中古音的學者討論甚多，這裡不能一一列舉。杜其容(2008：298-311)曾對諸家所設定的輕唇音演變條件進行深入的探究。他的結論是：三等韻介音-j後再接合唇元音(無論為介音、為主要元音)，便是重唇音變輕唇音的充分條件。基本上，不論是杜其容或其所檢討的諸多說法，輕重唇分化的現象只出現在三等韻。總而言之，中古時期輕重唇之所以分化，三等介音-j是其中的關鍵所在，這已是學界共識。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接著來觀察閩語「幫非不分」的現象：

表 1

	飛非	斧非	分非	糞非	反非	腹非	芳敷
上古音	*pjəd	*pjagx	*pjən	*pjənh	*pjanx	*pjəkʷ	*p ^h jaŋ
中古音	*pjwěi1	*pju1	*pjuən1	*pjuən5	*pjwən3	*pjuk7	*p ^h jawŋ1
泉州	pə1	pɔ3	pun1	pun5	pũi3	pak7	p ^h aŋ1
潮州	pue1	pou3	puŋ1	puŋ5	põi3	pak7	p ^h aŋ1
福州	puei1	puɔ3	puɔŋ1	pouŋ5	paiŋ3	pou?7	(xuɔŋ1)
三明	puɛ1	pu3	huã1	puã5	pẽ3	pu7	(ciam1)
建甌	yɛ1	pu6	puiŋ1	pœyŋ5	paiŋ3	pu7	p ^h ɔŋ1

	蜂敷	房奉	縛奉	肥奉	浮奉	飯奉	縫奉去
上古音	*p ^h juŋ	*bjaj	*bjak	*bjəd	*bjægʷ	*bjanx	*bjunh
中古音	*p ^h jwoŋ1	*bjwaŋ2	*bjwak8	*bjwěi2	*bjǝu2	*bjwən6	*bjwoŋ6
泉州	p ^h aŋ1	paŋ2	pak8	pui2	p ^h u2	piŋ5	p ^h aŋ5
潮州	p ^h aŋ1	paŋ2	pak8	pui2	p ^h u2	puŋ6	p ^h aŋ6
福州	p ^h uŋ1	puŋ2	puɔ?8	puei2	p ^h u2	puɔ6	p ^h ouŋ6
三明	p ^h ã1	hm2	pu4	pui2	p ^h aw2	piŋ5	p ^h ã5
建甌	p ^h ɔŋ1	pɔŋ2	pu8	py5	iu2	pyiŋ6 puiŋ6	p ^h ɔŋ6

首先說明表中的「芳」字。就表示「芳香」的這個語位而言，閩南泉州、潮州與

⁶ 可參考李正芬(2007)對《經典釋文》中諸家反切輕重唇表現的綜合論述。

閩北建甌則是用宕攝合口三等平聲敷母的「芳」。至於福州xuɔŋ1和三明ciam1，其語源就是宕攝開口三等平聲曉母的「香」，與「芳」phaŋ1、phɔŋ1並不同源，也不是「芳」的文讀音。

觀察表1，顯而易見地一點是基本上閩語在唇音字之後，都沒有三等介音，需要特別討論的是建甌的幾個讀音。

1. 止攝三等微韻的肥讀為py5，其前身可能就是泉州的pui2或福州的puei2。也就是說，y是複合元音韻母歸併為單元音韻母的結果。

2. 建甌的山攝合口三等飯有pyiŋ6/puiŋ6兩讀，pyiŋ6的讀法可能是原先的主要元音u受i的影響，向前調整為y。根據《建甌方言詞典》(李如龍、潘渭水1998)，飯一詞只見於uiŋ韻母而不見於yiŋ韻母，而音節表中又同時列出pyiŋ6/puiŋ6兩讀，這似乎顯示建甌話正在進行uiŋ > yiŋ的變化，pyiŋ6/puiŋ6兩音是自由變體。

3. 建甌的飛讀ye1，浮讀iu2，都是零聲母。Norman(1974)認為他們分別來自原始閩語早期存在的弱化聲母*-p與*-b。平田昌司(1988)與王福堂(1994)則認為，閩北方言這類讀為零聲母的幫系字是受鄰近吳語的影響所引入的外來層，這樣的接觸同時也造成閩北在調類分化上的複雜表現。本文接受平田昌司與王福堂兩位的結論，認為這些讀零聲母的非系字是語言接觸的產物，暫時將飛ye1、浮iu2兩字視為非閩語固有層的例外，不用以構擬早期形式。

排除了建甌的若干異讀後，比較古音構擬與現代閩語的表現，若以上古音為演變起點，我們可以分別給早期閩語及中古切韻寫出以下的規則：

早期閩語 R1a *-j- > ø / [+bilabial]_

R1b *p-, *ph-, *b- > p-, ph-, b-

中古切韻 R2a *-j- > -j- / [+bilabial]_

R2b *p-, *ph-, *b- > pf-, pfh-, bv- / _jV[+rounded]

三等介音-j-為輕重唇分化的必備條件，早期閩語與中古音的一個重大差異在於早期閩語發生了介音丟失(*-j- > ø)的變化，因此沒有進行輕重唇分化的條件。相對的，中古音則是保留了三等介音-j-，此所以六朝之後各地方言陸陸續續發生了輕重唇分化。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早期閩語唇音後的三等介音丟失(*-j- > ø)可以視為一項音韻創新，這個創新使得早期閩語從上古音分化出來。⁷

2.2 二等介音-r-與端知不分

就漢語音韻史而言，上古時期也沒有獨立的知系而只有端系，亦即所謂「古無舌上音」。到了中古時期，端知開始進行分化，與幫非分化不同的地方在於，六朝時期不論南方經典音切如玉篇或北方梵漢對音的語音材料，都顯示端知已經開始進行分化，不過具體表現不同。例如東晉徐邈的反切中，知二以端為反切上字，知三則或以端為反切上字，或端母、知母不定，顯示知二端知尚不能細分，

⁷ 特別要說明的是，就閩語而言，唇音後的三等介音幾乎完全消失，但梗攝三等的餅、命、名等字分別讀為piã3、biã5、bia2(以泉州音為例)，卻是保留三等介音。我們曾對梗攝進行分析，並指出在共同閩語中，這批例字的韻母來自六朝時期的*-jeŋ，之後進一步變為*-iaŋ，這裡發生了元音低化與半元音-j-元音化，詳情參閱吳瑞文(2010：325-326)。

而知三已開始進行分化。(蔣希文 1999：10-13)至於另一位注家劉昌宗則是端知一類、定澄一類而透徹分立，顯示劉昌宗所記錄的語言是透母與徹母最早開始分化。(范新幹 2002：36-41)南朝梁僧伽婆羅譯的《孔雀王咒經》的梵漢對音材料顯示知組正在分化之中。(劉廣和 2004：228)至於北朝譯經中梵漢對音的表現則是，舌上音與舌頭音的對音儘管還尚有相混的地方，但是其分化已經開始，兩者的界限還是可以分開的。(施向東 2004：233)北方中原地區至遲到了玄奘譯經的時代，端知兩類聲母已經可以清楚地分開了。(施向東 1983：30)

以上簡單介紹了端知聲母在中古南北兩地的情況，底下我們觀察閩語端知不分的表現：

表 2

	豬知	晝知	轉知	摘知	竹知	抽徹	趁徹	拆徹
上古音	*trjag	*trjəgws	*trjuanx	*trik	*trjəkʷ	*trjəgw	*θrjins	*θrak
中古音	*tjwo1	*tjəu5	*tjwän3	*tək7	*tjuk7	*tjəu1	*θjən5	*θək7
泉州	tu1	tau5	tɲ3	tiaʔ7	tik7	θiu1	θan5	θiaʔ7
潮州	tu1	tau5	tuɲ3	tiaʔ7	tek7	θiu1	θaŋ5	θia7
福州	ty6	tau5	tuɔŋ3	tieʔ7	tøyʔ7	θieu1	θeiŋ5	θieʔ7
三明	(khyi3)	tø5	taɲ3	—	ty7	θiau1	θaiŋ5	θioʔ7
建甌	(khy3)	te5	tuɲ3	tia8	ty7	θiu1	θeiŋ5	θia7

	茶澄	箸澄	柱澄	治澄	長澄	重澄	直澄	宅澄
上古音	*drar	*drjagh	*drjugs	*drjəg	*drjan	*drjunh	*drjək	*drak
中古音	*ɖa2	*ɖjwo6	*ɖju4	*ɖi2	*ɖjan2	*ɖjwoŋ4	*ɖjək8	*ɖək
泉州	te2	tu5	θiau4	θai2	tɲ2	taŋ4	tit8	θeʔ8
潮州	te2	tu6	θiəu4	θai2	tuɲ2	taŋ4	tik8	θeʔ8
福州	ta2	tøy6	θieu6	θai2	touŋ2	tøyŋ6	tiʔ8	θaʔ8
三明	tsɔ2	ty5	θiau5	θi2	tam2	tã4	ta4	—
建甌	ta2	ty6	θiu6	θi5	tɔŋ3	tɔŋ6	tɛ6	tɛ8

首先說明「豬」這個語詞。閩中三明khyi3 與閩北建甌khy3，其詞源是止攝微韻上聲曉母虛豈切的「豨」，楚人呼豬。曉母讀為舌根送氣不帶音塞音的現象在閩語內部相當普遍，而在非閩語則較為罕見。⁸其他閩語則都是遇攝魚韻平聲陟魚切的「豬」。三明的「茶」讀為tsɔ2，從語音形式來看顯然是個發生端知分化的語詞，推測是個別地受鄰近客語的影響所致。

從漢語音韻史的角度來看，中古知系的產生與介音-r-有密切的關係。李方桂(1980：15、22-23)認為，在上古時代應當有一個使舌尖音捲舌化的介音-r-，這個

⁸ 如泉州許khɔ3、呼khɔ1、薺khau1、吸khip7；福州呼khu1、靴khuo1。三明話中尚有曉母的嬉(玩)讀khy1。

介音-r-讓端知分化。反觀閩語，不難發現閩語絕大多數知系字都是讀為舌尖塞音，這也就意味著介音-r-在閩語中並沒有發揮捲舌化的效果。我們(2010)曾以梗攝為對象，觀察介音-r-在閩語中的發展。結論是介音-r-在早期閩語中有兩種演變方式，一是直接丟失，一是弱化為元音性的-i-。⁹尤其重要的是，介音-r-的這兩種演變，其結果都是不造成舌尖音聲母發生捲舌化。特別要說明一點，亦即介音-r-的兩種演變方式正是早期閩語存在兩個層次的具體表現，而且介音-r-的丟失會早於介音-r-的弱化，理由是：(1)就邏輯推論而言，如果認為介音-r-先弱化，我們就難以解釋較晚傳進來的介音-r-何以直接丟失。(2)從其他相關的三等介音-j-與四等複合元音的高元音成分-i-表現來看¹⁰，閩語丟失-j-與-i-是早期的表現，而保存-j-與-i-是較晚的現象。¹¹因此我們不將介音-r-的弱化視為閩語最早的音韻創新。總的來說，上古音介音-r-到早期閩語與中古切韻的音韻演變可以分別構擬如下：

早期閩語	R3a *r- > ø / [+dental]_
	R3b *t-, *th-, *d- > t-, th-, d-
中古切韻	R4a *r- > -r- / [+dental]_
	R4b *tr-, *thr-, *dr- > ṭ-, tḥ-, ḍ-

根據以上的音韻演變規則，我們認為介音-r-的消失(*r- > ø)是讓早期閩語與中古切韻區別開來的音韻創新。

2.3 閩語在漢語分群中的位置

何大安(2006)專文討論上古到中古音韻演變，指出聲母簡化、韻部重組與調別趨嚴是這個階段中所進行最重要的變化。介音對聲母簡化與韻部重組起關鍵性的作用。他在文中幾次論及介音在這段音韻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摘錄於下：

-l-、-r-、-w-這些介音在上古到中古的音韻演變之中，佔有關鍵性的地位。由於他們在聲韻結合角色上的變動，觸發了音韻的變化，由上古的聲繁韻簡，一變而為中古的聲簡韻繁。(頁 39)

魏晉以後，因韻等而分立的韻部逐漸增多，顯示韻等的元音差異日形顯著。毫無疑問地，這是介音對元音的作用力與日俱增的緣故。(頁 42)

閩語有一四等不分，二三等不分以及不顎化的特點，這些特點顯示古漢語的介音成分在閩語之中作用甚微。(頁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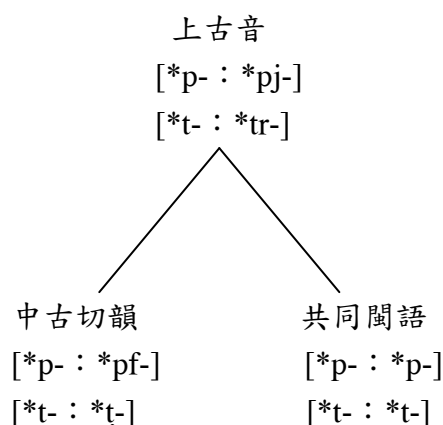
其中最後一段指出，古漢語的介音成分在閩語中作用甚微，這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根據前面兩節的討論，我們可以利用 R1(*-j- > ø / [+bilabial]_)與 R3(*-r- > ø /

⁹ Mei(1979)、包擬古(2003[=1980])都已經指出，原始閩語中有*r介音失落的現象，可以參看。

¹⁰ 根據李方桂(1980: 31)的上古音系統，-ia、-iə、-ua都是複合元音。換言之，-i-、-u-並不是介音，而是元音的組成成分。

¹¹ 四等韻的討論請參看吳瑞文(2002)，介音-r-的演變可參看吳瑞文(2010)相關的討論。

[+dental]_)這兩條音韻創新來具體指出早期閩語與中古切韻的分化過程：¹²



根據歷史語言學所揭示的分群原則，早期閩語之所以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兩項音韻創新，就是(1)雙唇音後的-j-丟失及(2)舌尖音後的-r-丟失。¹³這兩項創新在閩語內部對韻母與聲母發揮不同的效果：就韻母而言，造成閩語有不同等第同形的情況；就聲母而言，則是使幫非與端知不進行分化。這同時解釋了何以古漢語的介音在閩語中作用甚微，原因是它們來不及發揮作用就已經失落了。

3. 介音-j-與介音-r-在早期閩語中的作用

我們在前文提到雙唇音後的介音-j-與舌尖塞音後的介音-r-在早期閩語中有失落的現象，而且是直接消失，不對前頭的語音成分起任何作用。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兩個介音在早期閩語中完全不發生作用。本節我們簡要地說明這兩個介音對早期閩語所造成的影響。

3.1 介音-j-的作用

3.1.1 章系顎化

根據李方桂(1980：10-16)的上古音構擬，中古章系聲母的產生，乃是由於舌尖塞音聲母後加上三等介音-j-發生的顎化作用。演變規則如下：

*tj-, *thj-, *dj- > 章tʃ-, 昌tʃʰ-, 牀(禪)dʒ-(ʒ-)¹⁴

另一方面，在閩語中章系字幾乎都讀為舌尖塞擦音。請看下表：

¹² 底下以不送氣不帶音塞音來代表整個系列的聲母。

¹³ 這裡我們純粹就雙唇音與三等介音-j-的結合及舌尖音與二等介音-r-的結合立論。事實上，古漢語三等介音-j-在閩語中丟失的現象並非僅止於雙唇音而已。同樣的，二等介音-r-的失落也不只在舌尖音之後。上古-j-介音與-r-介音丟失、弱化或保留的情況，我們已經有好幾篇文章(吳瑞文2005、2007、2009、2010)討論及之，讀者可以參看。

¹⁴ 李方桂(1980：16)認為，切韻系統區分牀禪二母似乎有收集方言材料而定為雅言的嫌疑。亦即有的方言是牀禪都讀dʒ-，有的方言則是都讀ʒ-，牀禪兩母的分別是方音的混雜現象。又，書母的上古音來源有清鼻音、複聲母等，情況較為複雜，我們底下的討論暫時從略。

表 3

	紙章	針章	磚章	炊昌	臭昌	尺昌	蛇牀	樹禪
上古音	*krjigx	*tjəm1	*tjuan	*thjuar	*khrjəgwh	*thjiak	*djar	*djugx
中古音	*tʃjɛ3	*tʃjəm1	*tʃjwan1	*tʃhjwɛ1	*tʃhjəw1	*tʃjək7	*dʒja2	*zju6
泉州	tsua3	tsam1	tsŋ1	tshə1	tshau5	tshioʔ7	tsua2	tshiu5
潮州	tsua3	tsam1	tsuŋ1	tshue1	tshau5	tshieʔ7	tsua2	tshiu6
福州	tsai3	tseiŋ1	tsuŋ1	tshuei1	tshau5	tshuoʔ7	sie2	tshieu5
三明	tciɔ3	tciã1	tciyŋ1	tchye1	tchiau5	tchiu7	ciɔ2	tchye6
建甌	tsyɛ3	tseiŋ1	tsuiŋ1	tshye1	tshɛ5	tshioʔ7	yɛ8	tshiu6

進入討論須先說明幾點：

1. 蛇字在閩南讀為舌尖塞擦音ts-，閩東福州、閩中三明則讀為擦音s-/c-，建甌則讀為零聲母。我們推測閩南發生了dʒ- > ts-的變化，福州與三明則是dʒ- > ʒ- > s-/c-。建甌的零聲母屬於弱化聲母的表現，與前面所討論的雙唇音聲母讀零聲母可以有一致的解釋，也就是屬於非閩語的外來層次。

2. 樹字在各閩語都一致地讀為送氣塞擦音tsh-/tch-。與蛇字比較，樹字的聲母顯示它屬於不同走向的清化類型。¹⁵

3. 閩中三明章系字讀為顎化音，相較於其他閩語方言是比較特殊的。Norman(1974)根據閩中永安的材料構擬了一套獨立的顎化音，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組獨立的顎化音可能保留了共同閩語早期存在的一套特殊聲母。這組顎化音聲母在閩中以外的閩語方言都與不顎化的ts-、tsh-合流了。

觀察表 3，可以發現閩語的章系字都是讀為舌尖塞擦音或舌面塞擦音，沒有讀為舌尖塞音的。這個現象與中古切韻的現象一致，顯示閩語也發生了舌尖音顎化的演變。這個現象顯示，從分化的角度來看，早期閩語從古漢語分化出來的時候，三等介音-j-造成舌尖塞音顎化的現象已經幾近完成。¹⁶

3.1.2 非系輕唇化

上古漢語的三等介音-j-對章系起了全面性的影響，那麼對雙唇音字是否也曾起過相當的作用？我們前文已經提到，從整體閩語來看，雙唇音聲母同源詞後的三等介音-j-大抵是丟失的，此所以閩語沒有發生輕重唇的分化。不過在閩南語中，我們仍然發現非系字若干口語常用詞是讀不帶音喉擦音h-。請看以下同源詞例：¹⁷

¹⁵ 由於閩語濁音清化的現象相當複雜，而在閩語內部那些詞彙送氣，那些詞彙不送氣又頗為一致，對此提出看法的學者甚多，惟非本文焦點，茲不細論。

¹⁶ 閩語中一個較確鑿的例外應該是臻攝合口三等食倫切的「唇」，這個詞上古音可擬測為*djən，在今閩南語泉州讀tun2，潮州讀tun2。這個詞可以視為演變的殘餘。

¹⁷ 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1989)，漳州根據馬重奇(1993)，東山根據東山縣志方言志(1994)，汕頭根據林倫倫、陳小楓(1996)。

表 4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潮州	汕頭
方非	pŋ1 白 hŋ1 白 hɔŋ1 文	pŋ1 白 hŋ1 白 hɔŋ1 文	p̄i1 白 hŋ1 白 hɔŋ1 文	p̄i1 白 həŋ1 ¹⁸ hɔŋ1 文	pŋ1 白 hŋ1 白 huaŋ1 文	puŋ1 白 hŋ1 白 huaŋ1 文
風非	huaŋ1 白 hɔŋ1 文	huaŋ1 白 hɔŋ1 文	hɔŋ1	hoŋ1	huaŋ1 白 hoŋ1 文	huaŋ1 白 hoŋ1 文

以上兩個同源詞說明如下：

1.「方」字在各閩南語次方言都至少有三種讀音，而且在詞彙分佈大抵一致：作為姓氏讀為pŋ1/p̄i1/puŋ1，在「藥方」一詞讀為hŋ1/həŋ1，文讀詞方向、方法則讀hɔŋ1/huaŋ1。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汕頭話的姓氏方讀puŋ1，其主要元音[u]是後起的。根據早期汕頭方言的材料及現代方言的表現(如潮州)，不論是姓氏的方或藥方的方韻母均作[ŋ]，這顯示汕頭雙唇音聲母的「方」在約一百年內發生了以下變化：pŋ > pɣŋ > puŋ。也就是說，汕頭話的puŋ1/hŋ1 是以聲母為條件的分化。(吳瑞文、林英津 2007)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是，漳州系統的方言姓氏的方與藥方的方韻母不同。從閩語內部比較來看，宕合三顯然還有兩個層次，一個是ŋ，一個是üi。漳州系方言的üi轄字包括宕攝合口一三等，山攝合口三等，完全不雜宕攝開口一三等字，顯示早期宕攝開合口的分別。就這一點而言，藥方之方在漳州走的是與宕攝開口一三等相同的演變。兩個「方」的演變過程推測如下：

方姓氏 *pjaŋ > pjon > p̄i

方藥~ *pjaŋ > p^wjaŋ > pfaŋ > hɔ > hŋ

以姓氏之方而言，演變過程中之所以存在pjon，乃是要呈現漳州宕攝合口一三與山攝合口一三等均讀為üi韻母的情況。從音理上看，üi韻母的韻尾-i應當來自靠前的舌尖鼻音。¹⁹至於藥方之方，它與韻母與宕攝開口一三等一樣，只有聲母讀為清喉擦音h-，我們認為是三等介音-j-與具合口徵性的雙唇音聲母一起發揮作用，使聲母成為唇齒音pf-，之後三等介音-j-隨即消失，藥方之方從此就與宕攝開口一三等字一起行動。²⁰

2.「風」在漳州系統以外的泉潮閩南語次方言皆有兩讀，白讀是huaŋ1，文讀是hɔŋ1/hoŋ1，我們可據以推測漳州系統的hɔŋ1/hoŋ1 是文讀層表現。特別有啟發的是，上古屬東部，中古屬東韻的「封」字，在潮汕地區也讀為huaŋ1，同時也是白話音。根據詩經的押韻，「風」字與侵部往往相押，李方桂(1980：45)

¹⁸ 此條根據中嶋幹起(1979：160)中的東山島語料。

¹⁹ 這裡限於篇幅只能簡單介紹，關於宕合一三與山合一三的關係，我們將另外撰文討論。

²⁰ 我們(吳瑞文 2005：191-207)曾分析過閩語的宕攝開口三等字，結論是有三個層次：最早的-ŋ、次早的-iü與文讀層-ioŋ。另外，關於藥方之「方」讀hŋ1，楊秀芳(2007：92)有與本文不同的分析。他認為這個詞是文白競爭的產物，文白競爭到某一個程度，就詞彙內部而言，會產生混血音讀，也就是聲母是文讀而韻母是白話，或者相反。在藥方之「方」hŋ1 這個例子中，聲母顯示為文，韻母顯示為白，步調並不一致。

將其上古音構擬為**pjəm*。李方桂(1980: 45)並指出，上古侵部中帶唇音聲母或圓唇的舌根音聲母使**ə*變*u*，同時也因異化作用使韻尾*-*m*後來變-*ŋ*。底下列出「風」、「封」兩字從上古音到閩南語的演變：

風 **pjəm* > *pjum* > *pjuŋ* > *pjuaŋ* > *pfuaŋ* > *huaŋ* (閩南)

封 **pjuŋ* > *pjuaŋ* > *pfuaŋ* > *huaŋ* (閩南)

我們認為「風」的主要元音變為合口的*u*，韻尾也成為舌根的-*ŋ*，正如李方桂的推測。比較「風」、「封」兩字的韻母，我們認為閩南語中「風」從侵部變入東部的時間相當早，早到東部元音分裂之前，因此也參與了東部元音分裂(**u* > *ua*)的變化。總的來說，「風」、「封」兩字的聲母受三等介音-*j*-影響，變為清喉擦音。附帶一提，閩北建陽的「風」讀為*pion*¹，並與上古陽部(中古陽韻)三等張*tion*¹、長*tion*³、唱*ts^hion*⁵、羊*ion*²等同韻，可能顯示古代東陽合韻的方言現象。²¹閩北的現象說明早期閩語從上古音分化出來時，風還不是讀為*h-*或*pf-*，而是保持為*p-*。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閩南語中的「方」*hŋ*¹與「風、封」*huaŋ*¹等口語詞，其聲母是受三等介音-*j*-影響，促使雙唇音聲母發生輕唇化。也就是說，某些白讀層的詞彙曾經發生過類似中古切韻幫非分化的現象：

**Pj-* > *P^wj-* > *Pfj-* > *f-* > *h-*

3.2 介音-r-的作用：知系塞擦音化

前文我們提到，介音-*r*-在共同閩語的最早的一層中是完全失落且不對聲母造成影響。不過在閩南語中有好幾個知系的常用口語詞讀為舌尖塞擦音而非舌尖塞音。下表根據六種閩南方言，比較深入地加以說明。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5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潮州	汕頭
知知	tsai ¹ 白 ti ¹ 文	tsai ¹ 白 ti ¹ 文	tsai ¹ 白 ti ¹ 文	tsai ¹ 白 ti ¹ 文	tsai ¹ 白 ti ¹ 文	tsai ¹ 白 ti ¹ 文
陣澄	tsun ⁵ tin ⁵	tsun ⁶ 白 tin ⁶ 文	tsun ⁶ 白 tin ⁶ 文	tsun ⁶ 白 tin ⁶ 文	tiŋ ⁶	tsuŋ ⁶ 白 tiŋ ⁶ 文
瞪澄	tsin ²	tsin ²	tsin ²			

以上三個同源詞，說明如下：

- 1.各閩南方言的「知」都有文白兩讀，白讀是*tsai*¹，文讀是*ti*¹。
- 2.「陣」在大多數的閩南方言也有文白兩讀，白讀是*tsun*^{5/6}，用在表時間的體詞「時陣」；文讀音*tin*^{5/6}多用在「陣勢」。潮州只有一讀，從方言比較來看顯然是個文讀音。
- 3.「瞪」在泉州系統以外的漳州、潮汕地區似乎沒有看到。泉州地區閩南語中表示定睛細看或瞪視的口語詞，其語音形式是*tsin*²。用例如下：

²¹ 建陽材料根據 Norman(1969: 158)的博士論文。

tsin2 兩個對～；伊合我～甲真久他細細地看了我好久(《廈門方言詞典》)

tsin2 凝視。(《永春方言志》)²²

根據我們(吳瑞文 2010b)的考證，這個字是曾攝三等直陵切的「瞪」，意為「直視也」。

表 5 我們所列出的知、陣、瞪，在閩語中都是屬於常用口語詞，然而它們的聲母卻讀為舌尖塞擦音聲母。從上古音的角度來看，的上古音形式分別是知*trjig²³、陣*drjinh與瞪*drjəŋ。我們認為它們發生了以下的演變：

*tr-, *dr- > t-, d- > ts-, dz-

也就是在這幾個口語詞中，介音-r-發揮作用，使原本的舌尖塞音捲舌化之後進一步變為舌尖塞擦音。

3.3 介音-j-與介音-r-在早期閩語中的演變趨向

在前文(2.1 與 2.2)我們假設介音-j-在雙唇音後丟失，不對雙唇音產生影響；介音-r-在舌尖音後丟失且也不對舌尖音產生影響。而本節我們又舉出方、風、封與知、陣、瞪等詞，顯示介音-j-與介音-r-實實在在地影響了聲母。至此面臨的問題是，本文的論點是否陷入自相矛盾？事實並非如此，以上兩個現象都可以根據「詞彙擴散」理論來加以解釋。

一種音變(例如 A > B)的完成，至少可以有兩個可供觀察的面向，一是語音，一是詞彙。「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認為，在時間進程中語音是突變的，詞彙是漸變的。簡而言之，在 T1 時間點所有詞彙(L1-L4)都保持原有的 A，其發端是在 T2 時間點，某個帶有 A 的詞彙在語音上發生了 B 的突變。之後其他帶 A 的詞彙在時間(T2-T4)中逐步進行同樣的變化，此時形同 B 的擴散。當帶 A 的詞彙全都變成 B 時(T5)，A > B 這個音變於是宣告完成。²⁴具體表現如下：

表 6

時間 詞彙	T1	T2	T3	T4	T5
L1	A	B	B	B	B
L2	A	A	B	B	B
L3	A	A	A	B	B
L4	A	A	A	A	B

現在回到本節一開始的問題。就介音-j-與雙唇音及介音-r-與舌尖塞音這兩套聲母介音結合關係而言，我們推測在共同閩語時期曾經存在以下兩組不同的音變趨向：

²² 以上兩書均將此音寫作「繩」，「繩」與「直視」、「凝視」沒有語意關聯，我們認為那只是同音假借的寫法。

²³ 李方桂(1980：68)將「知」列於佳部三等開口底下而擬音作*trig，可能有排版或校對上的問題。

²⁴ 詳細的說明請參見 Wang(1969)與王士元(1988：117-132)。

(甲) *Pj > P *Tr > T		(乙) *Pj > F *Tr > ʈ
---------------------------	--	---------------------------

概括而言，(甲)組是介音成分失落不對聲母起作用，(乙)組則是介音成分保存並對聲母起作用。就聲母成分而言，(甲)組與(乙)組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因此這兩組存在競爭關係，並各自在詞彙中進行擴散。就閩語絕大多數的詞彙而言，是由(甲)組取得勝利，(乙)組最終敗下陣來。然而，(乙)組的兩項音變也已經分別對某些詞彙起了作用，證據就是「方、風、封」讀為h-和「知、陣、瞪」讀為ts-。另一方面，與中古切韻對照來看，(乙)組在中古切韻得到逐步發展，最終得以完成²⁵；而在早期閩語則是於音變初期就被(甲)組干擾而中斷了。

4. 閩語白話音從漢語分化出來的時代

本節根據我們之前的討論，配合近來發表的聲母演變的研究成果，探討早期閩語(或閩語白話音)從漢語分化出來的可能的絕對時代。丁邦新(Ting 2009: 180-193)曾利用九項音韻現象探討閩語白話音從古漢語分化出來的年代，它們是：(1)輕重唇不分、(2)舌頭舌上不分、(3)齒頭正齒不分、(4)古全濁塞音多讀全清、(5)部分疑母字讀h-、(6)部分來母字讀s-、(7)尤韻字分兩讀、(8)魚虞兩韻字讀音不同與(9)歌部支韻字讀-ia。他的結論認為其中最具有斷代效力的是上古來自歌部的中古支韻字讀-ia，另一個可協助判斷的則是來母讀為s-的現象。從上述現象來看，閩語白話音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極可能是西漢末年、東漢初年。

我們在前文已經指出，從歷時發展來看，閩語的幫非不分(輕重唇不分)與端知不分(舌頭舌上不分)其根源是由於介音丟失，這個變化主要發生在白話音中，並可視為音韻創新。底下我們利用幫非不分與端知不分這兩個創新現象，並配合漢語聲母演變年代的知識，對丁文的結論加以驗證。

有關上古到中古聲母演變的年代，何大安(1999)曾根據相當豐富的傳世文獻與文物資料，得出相當可信的結論。他利用通假、聲訓、讀若、直音、譯音及反語等音韻材料考得各項聲母演變「露頭」的先後，並指出可以此作為重建漢語史或漢語方言史的參考指標。何文中論及的聲母變遷包括：(1)中古知系聲母的形成、(2)中古一部分曉母與透母的形成、(3)中古一部分顎化聲母的形成、(4)中古書母的形成、(5)中古喻四的形成、(6)中古合口介音的形成、(7)中古喻三的形成、(8)上古帶s-詞頭複聲母的發展與(9)中古莊系聲母的形成等共九項。²⁶ 底下列出

²⁵ 當然，我們前文已經提到，幫非分化有相當大的時間與地域的差異。另外，就端知分化而言，我們在中古文獻載錄的反切中仍可看到若干端知混用的類隔切，這也顯示端知分化在不同詞彙中擴散的速度不同。

²⁶ 何文沒有論及輕重唇分化。這似乎顯示輕唇音形成的時間遠晚於上述諸聲母，因此我們底下亦不以輕重唇分化來討論閩語分化的時代。

何文中端系顎化與端知分化的年代來加以考察：²⁷

表 7

聲母演變	聲母形成	演變始見年代	演變始見紀錄
dj > dzj (~zj)、thj > tʰhj	船(~禪)、昌	206~195BC	銀雀山
tj > tʃj	章	186~168BC	馬王堆
tr、thr、dr > t̥、t̥ʰ、d̥	知、徹、澄	286AD	竺法護

根據上表，上古*tj、*thj、*dj這一類的聲母演變為中古章系的「露頭」，早於*tr、*thr、*dr演變為知系，而且兩項演變的時間差距將近五百年。至於閩語白話音的情況則是：

- (1) 章系*tj、*thj、*dj大抵已經全部完全顎化，成為tʃj、tʃhj、dʒj~zj；
- (2) 知系*tr、*thr、*dr除幾個語詞外，均未曾發生捲舌化；

綜合以上聲母演變年代的資訊，我們可以利用「端系顎化」與「端知分化」兩條線索進行交叉比對。根據這兩條線索，閩語白話音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是在西元前 206 年(西漢初)之後，西元後 286 年(西晉初)之前。如果考慮到書面反映的年代勢必晚於實際發生演變的年代，那麼端知分化的上限還可以提前，這樣看來，分化的下限就更接近東漢初年了。換言之，「章系顎化」和「端知不分」這兩條線索顯示的分化年代，與丁文早期的推測大致是相合的。

5. 結語

本文我們根據閩語中「幫非不分」和「端知不分」這兩個音韻現象，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探究這兩個現象的分群意義。我們認為閩語的這兩個現象的產生和介音-j與介音-r的失落是一體的兩面。就歷時比較而言，閩語的介音失落其性質乃是一種音韻創新，這個創新使得早期閩語從主流漢語中分化出來。就這個角度而言，「幫非不分」和「端知不分」是具有分群效力的，閩語的非系讀雙唇音，知系讀舌尖塞音並非只是聲母形式的存古。還有，就斷代而言，配合既有的漢語音韻史研究，我們認為「端知不分」尤其具有斷代的效力。配合章系的演變，我們得以知道閩語從主流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約略是西晉之前、西漢以下。

關於漢語方言的歷史比較研究，劉勳寧(2008：323)曾有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在今後的漢語方言研究中應該大力加強比較研究—包括對比語言學的研究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有人覺得歷史比較語言學已經過時了，其實在這方面要作的工作還很多，甚至可以說歷史比較語言學在中國根本就沒有成熟—許多人所謂的方言比較只相當於現今流行的「對比語言學」。並不是真正的歷史比較語言學。

²⁷ 表中tʃj(章)、tʃhj(昌)、dʒj(船)、zj(禪)與t̥(知)、t̥ʰ(徹)、d̥(澄)相當於李方桂的tʃj、tʃhj、dʒj、zj與t̥、t̥ʰ、d̥。

如何將漢語方言的對比研究轉變為歷史比較研究？我們認為應當充分理解歷史語言學的基本邏輯及操作方法以進行原始方言的構擬，並將之與書面漢語呈現的音韻史加以比較，建構個別原始方言的音韻史。²⁸透過這樣的比較，原始方言的構擬將能對漢語音韻史中的重要課題作出貢獻。在此我們就從共同閩語構擬的角度談一談上古漢語三等介音*-j-的有無問題。

鄭張尚芳(1987)認為中古三等介音*-j-源自上古的短元音。他在文中舉了廈門的材料如下：允un、九kau、越uat、六lak、別pat、密bat、十tsap、雨hɔ̃、有u、眉bai、夫pɔ̃等。²⁹上面有兩個魚部字雨hɔ̃6和夫pɔ̃1，現在以魚部字為例，說明它們從上古音到共同閩語與共同閩南、閩東方言的條件變化(吳瑞文 2009：226)：

上古音	共同閩語	共同閩南、閩東方言	語音條件	同源詞例
*-jag	*-jɔw	*-u 共同閩南方言 *-juw 共同閩東方言	魚部三等字非唇音與 圓唇舌根音聲母	豬鼠書鋸
*-jag	*-ɔw	*-ɔw 共同閩南方言 *-uw 共同閩東方言	魚部三等字雙唇音與 圓唇舌根音聲母	夫斧兩芋
*-ag	*-ɔw	*-ɔw 共同閩南方言 *-uw 共同閩東方言	魚部一等字所有聲母	布吐粗五

根據上述條件，魚部字的雨hɔ̃6和夫pɔ̃1之所以丟失介音，乃是有條件的變化，其條件是圓唇成分。至於聲母沒有圓唇成分的豬tu1、鼠tsʰu3、書tsu1、鋸ku5等字，閩語的比較證據顯示它們的韻母都來自*-jɔw。這個韻母保留三等介音*-j-。³⁰

最後，我們再從漢藏比較來說明古漢語三等介音*-j-的性質。龔煌城(2007：449-452)曾探討西夏語在漢藏語言比較中的地位，指出西夏語最可貴的一點是，現代大多數的藏緬語都丟失了原始漢藏語的三等介音*-j-，而這個三等介音成套地保留在西夏語中。也就是說，原始藏緬語的三等介音*-j-可以根據西夏語的表現來重建。至於漢語上古音則是保留了三等介音*-j-。有趣的是，漢語內部也有類似的情況。在漢語中，書面語（《切韻》系統）有獨立的三等韻，而若干漢語方言則有*-j-介音丟失的現象，例如早期的閩語。以上的例證顯示，在缺乏原始方言構擬的情況下，直接根據現代方言的表現就認為古代漢語中的三等介音*-j-是後起的，恐怕缺乏論證的效力。

²⁸ 其實學界於1960年代末就有關於原始方言構擬的想法，也就是橋本萬太郎在普林斯頓大學提倡的「中國語言學工程」，之後也有若干成果，可參看王福堂(1999：79)和余靄芹(2006：76)的介紹。然而真正用這些構擬來探討漢語方言分類的研究似乎不多。近年來則有秋谷裕幸(2003)、Coblin(2005)及余靄芹(2006)等持續進行個別方言的古音構擬工作。

²⁹ 原文未標注調類。

³⁰ 請注意，這與本文討論的閩語在雙唇音後丟失介音*-j-是平行的情況。

引用文獻

- Coblin, W. South. 2005.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Huáng-Xiào Dialect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A-13,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Crowley, Terry. 1992. *An Intri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uckland: Oxford Press.
- Fox, Anthony.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 New York: Oxford Press.
- Mei, Tsu-lin. 1979. 〈Sino-Tibetan ‘Year’, ‘Moon’, ‘Foot’ and ‘Vulva’〉,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12: pp.117-133.
-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 Norman, Jerry.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2: pp.27-36.
- Ting, Pang-Hsin. 2008.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收錄於《中國語言學論文集》，頁 180-193。原刊 *BIHP*(《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4.4:pp.1-14(1983).
- Wang, William S-Y.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 9-25
- 丁邦新. 1998.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 收錄於《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 商務印書館), 頁 166-187。原刊《清華學報》14.1,2: 257-273(1982)。
- 王士元編著. 1988. 《語言與語音》, 臺北: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王福堂. 1994. 〈閩北方言中弱化聲母和第九調的我見〉, 《中華民國聲韻學研討會第十二次年會暨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 頁: 436-439。
- 王福堂. 1999.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中嶋幹起. 1979.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 東京外國語大學, 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 《漢語方音字匯》,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平田昌司. 1988. 〈閩北方言第九調的性質〉, 《方言》1: 12-24。
- 包擬古. 2003. 《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潘悟雲、馮蒸譯, 白一平校), 北京: 中華書局。原載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80。
- 李方桂. 1980(=1971). 《上古音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李正芬. 2007. 〈試論《經典釋文》諸家反切輕重唇音分化的時空差異〉, 《聲韻論叢》第十五輯, 頁 129-150。
- 李如龍. 1997. 《福建方言》,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潘渭水.1998.《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杜其容.2008.〈輕唇音之演變條件〉，收錄於《杜其容音韻論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298-311。
- 何大安.1981.〈澄邁方言的文白異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1：101-152。
- 何大安.1999.〈古漢語聲母演變的年代學〉，《林炯陽先生六秩壽慶論文集》(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87-112。
- 何大安.2006.〈從上古到中古音韻演變的大要〉，《中國語言學集刊》1.1：33-41。
- 余靄芹.2006.〈粵音構擬之二：聲母〉，收錄於何大安、張洪年、潘悟雲、吳福祥編輯《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上冊》，頁 75-170。
- 吳瑞文.2002.〈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3.1:133-162。
- 吳瑞文.2005.《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吳瑞文.2007.〈共同閩語*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臺大中文學報》27 期:263-292。
- 吳瑞文.2009.〈共同閩語*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語言暨語言學》，10.2：205-237。
- 吳瑞文.2010a.〈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語言暨語言學》11.2：297-334。
- 吳瑞文.2010b.〈論曾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第十八屆國際中國語言學會暨第二十二屆北美語言學學會聯合會議(IACL-18 & NACCL-22 Joint Conference)宣讀論文，頁 1-22。Harvard University, Boston, U.S.。
- 吳瑞文、林英津.2007.〈閩語方言輔音韻尾今讀的歷史分析〉，《中國語文研究》總 23 期：1-20。
- 林連通.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連通、陳章太.1989.《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倫倫、陳小楓.1996.《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4.《東山縣志》(北京：中華書局)，頁 718-752。
- 周長楫.1998.《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秋谷裕幸.2003.《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日本：好文出版。
- 范新幹.2002.《東晉劉昌宗音研究》，武漢：崇文書局。
- 施向東.1983.〈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1：27-48。
- 施向東.2004.〈北朝譯經反映的北方共同漢語音系〉，收錄於中國音韻學研究會與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編之《音韻論叢》(濟南：齊魯書社)，頁 231-249。
- 侯精一主編.2002.《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陳章太、李如龍.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高本漢.1940.《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高本漢.1949.《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杜其容譯，臺北市：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國立編譯館(1978)。
- 高本漢.1954.《中國聲韻學大綱》，張洪年譯，臺北市：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國立編譯館(1972)。
- 馬重奇.1993.〈漳州方言同音字匯〉，《方言》3：199-217。
- 張振興.1985.〈閩語的分區(稿)〉，《方言》3：171-180。
- 黃典誠.2003.《黃典誠語言學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收錄：〈閩南方音中的上古音殘餘〉，頁 208-226。原刊《語言研究》2，1982。
- 董同龢.1993.《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楊秀芳.1987.〈試論萬寧方言的形成〉，收錄於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頁 1-35。
- 楊秀芳.2007.〈論文白異讀〉，收錄於丁邦新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81-105。
- 蔣希文.1999.《徐邈音切研究》，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
- 潘茂鼎、李如龍、梁玉璋、張盛裕、陳章太.1963.〈福建漢語方言分區略說〉，《中國語文》6：475-495。
- 劉廣和.2002.〈南朝梁語聲母系統初探〉，收錄於中國音韻學研究會與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編之《音韻論叢》(濟南：齊魯書社)，頁 213-230。
- 劉勳寧.2008.〈黃土高原的方言是一個寶藏—為第三屆國際晉方言研討會而作〉，收錄於喬全生主編《晉方言研究—第三屆晉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18-325。
- 鄭張尚芳.1987.〈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4：67-90。
- 龔煌城.2002.〈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聲母部分)〉，收錄於《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頁 244-281。
- 龔煌城.2007.〈西夏語在漢藏語言比較研究中的地位〉，《語言暨語言學》8.2：447-470。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齊韻的擬測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摘要

從《切韻》序、《經典釋文》序錄和《顏氏家訓·音辭篇》的記載可知，上古漢語到了六朝時期，至少已經分裂為南北兩個主要的方言群，一是北方的河北方言（鄴下音系），一是南方的江東方言（金陵音系）。（丁邦新 2006：69）根據梅祖麟（2001、2012）的假設，現代南方方言中的閩語、吳語及北部贛語都存在一個江東方言的層次。在這個前提之下，本文準備構擬江東方言支、齊兩韻的音值，使用的材料主要是閩語，旁及吳語和相關方言。

關於閩語齊韻字的層次問題，由於現象相當豐富，早就吸引不少學者的注意。從事閩語音韻及層次分析的學者如楊秀芳（1982）、李如龍（1985）、張光宇（1990）、徐芳敏（1991）均曾注意及之。進入 21 世紀後，隨著方言材料的揭露與比較方法的進展，則有吳瑞文（2002）、秋谷裕幸（2002）和陳忠敏（2006）等分別從音韻層次剖析、吳閩方言比較及整個南方方言的表現進行觀察，並獲致若干具體的結論。在這麼豐厚的前人研究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討論相關的問題：第一、齊韻在閩語中究竟有幾個語音層次？第二、哪一個層次可以用來構擬六朝時期的江東方言？以上的問題涉及語音層次的辨析和方言層次與時間的聯繫。在建構層次關係時，應當注意齊韻韻母在閩語內各次方言不同的條件分化。而在給方言層次斷代時，則可以參考詞彙及語法的證據。

本文結論認為，從方言比較的證據來看，六朝江東方言的齊韻應構擬為 *-iəi。

關鍵詞：共同閩語、齊韻、江東方言、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齊韻的擬測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1. 前言

1.1 前人相關研究

關於閩語齊韻字的層次問題，由於現象相當豐富，早就吸引不少學者的注意。從事閩語音韻及層次分析的學者如楊秀芳(1982)、李如龍(1985)、張光宇(1990)、徐芳敏(1991)均曾注意及之。進入 21 世紀後，隨著方言材料的揭露與比較方法的進展，則有吳瑞文(2002)、秋谷裕幸(2002)和陳忠敏(2006)等分別從音韻層次剖析、吳閩方言比較及整個南方方言的表現進行觀察，並獲致若干具體的結論。比方吳瑞文分析閩語四等韻的層次，指出齊韻有三個時間層次。秋谷裕幸考察南方方言的材料，認為閩語和處衢吳語中齊韻端/精韻母有別的音讀層次來自同一個早期方言。陳忠敏則是以閩南廈門為對象，更細膩地離析出廈門齊韻字的語音層次，他的結論是齊韻在閩南語中共有五個層次。

在這麼豐厚的前人研究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討論相關的問題：第一、齊韻在閩語中究竟有幾個語音層次？第二、哪一個層次可以用來構擬六朝時期的江東方言？以上的問題涉及語音層次的辨析和方言層次與時間的聯繫。我們認為，在建構層次關係時，如同秋谷所指出的，應當注意齊韻韻母在閩語內各次方言不同的條件分化。至於在給方言音韻層次斷定時代層次方面，則不妨參考詞彙及語法的證據。

1.2 本文的觀點與方法

本文採取歷史語言學的基本立場。西方歷史語言學的經驗及研究成果指出，藉由同源詞的尋找與比較，我們可以建立語言間的系譜關係，建立系譜關係後，我們可以由現在存在的子代語言去建構已經消失的早期祖語。語言構擬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釋語音的歷時演變，因此在進行構擬時，對於所構擬的音韻形式的每一個組成部件都必須有所交代，尤其重要的是，要能從子代語言中看出構擬某個成分的必要性。本文將以閩語為材料，利用切韻提供的框架，在齊韻(以平賅上去)內部尋找同源詞，並運用比較方法來離析層次，建構各層次的早期形式。

在進入討論之前，先交代本文的音標標注方式。本文內文同源詞例及例句均以國際音標標注，聲調則一律標寫調類。對應關係為：陰平-1、陽平-2、陰上-3、陽上-4、陰去-5、陽去-6、陰入-7、陽入-8。閩北方言有所謂陽平甲與陽平乙的區別，我們將陽平甲視同陽平，標為 2，將陽平乙標為 9。標注語法例句時也標注調類不標調值，輕聲字標為 0。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 1 節前言。第 2、3、4 節分別探討齊韻字在現代閩南、閩東與閩北方言的表現，並逐一分析音韻層次。第 5 節根據上述的閩語層次分析結果及相關的方言構擬南朝江東方言的齊韻字，第 6 節說明閩語齊韻字的一個特

殊對應的成因。第 7 節是結論。

2. 齊韻在現代閩南方言中的表現¹

2.1 閩南方言齊韻的規則對應一：-ai

中古齊韻在閩南方言的第一類規則對應是 -ai，同源詞例請看下表：

表 1.

	泉州	永春	東山	漳州	汕頭	揭陽
臍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荔 ²	lāi6		lāi6	lāi6		
西	sai1	sai1	sai1	sai1	sai1	sai1
犀	sai1	sai1	sai1	sai1	sai1	sai1
婿	sai5	sai5	sai5	sai5	sai5	sai5

以上臍、西、犀、婿四個詞都是中古齊韻精系字，分布的環境相當有限，不免讓人懷疑這個韻母的性質。底下根據相關學者對齊韻本字的既有研究成果以及我們對齊韻同源詞的認識，補充齊韻其他聲母的例證：

1. 楊秀芳（2002：160-161）指出，閩南語的疑問方位代詞 tai3 ui6，例如：

lu3 bəʔ7 kʰu5 tai3 ui6？汝欲去底位（你要去哪裡？）

其中用來表達疑問的 tai3，其語源是「底」。閩南語「底」作為疑問詞的用法，在中古以後的白話文獻中時有所見，例如：

朝真暮偽何人辨？古往今來底事無？（白居易《放言》五首）

底處雙飛燕，銜泥上藥欄。（范成大《雙燕》）

從反切來看，底，都禮切，齊韻上聲端母字，今閩南語讀為 tai3 完全符合音韻規則對應。

2. 臺灣閩南語口語中表示事先、前頭、帶頭的語詞讀為 tai6 sin1，楊秀芳（1991：125）認為其語源為「第先」。Douglas（1873：471）則有：tai6 thau2，at first, formerly，本字可寫為「第頭」。（徐芳敏 1991：106）第，特計切，定母齊韻去聲字，次第也，在閩南語中讀為 tai6 亦完全符合音韻規則。

3. 除了以上兩個語源，本文根據臺灣閩南語增加一個新的例證。在臺灣閩南語口語中，有一個表示「算了」的語詞 tʰai5，用例如下：

lu3 kam3 bəʔ7 kʰu5？naʔ8 bo2 tioʔ8 tʰai5。

汝 敢 欲 去 若 無 著 [算了]

你要去嗎？若不要就算了。

¹ 語料來源說明如下：泉州根據林連通（1993）、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1989）、漳州根據林寶卿（1992）、馬重奇（2008）、東山根據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4）及中嶋幹起（1979）、汕頭根據林倫倫、陳小楓（1996）及 Fielde（1883）的汕頭話音義字典、揭陽根據蔡俊明（1976）。

² 荔有力智切與郎計切兩個反切，前者為支韻去聲，後者為齊韻去聲。從音韻對應來看，閩南方言的荔來自郎計切。

t^hai5 還可以用在動詞前，表示對動作的否定，相當於「別」、「不要」。例如：

pn̄6 tsu3 ho3 a0, bo2 ai5 tsiaʔ8 tioʔ8 t^hai5 tsiaʔ8 !

飯 煮 好 矣，無 愛 食 著 [別] 食

飯煮好了，不想吃就別吃！

我們認為臺灣閩南語中表示「算了」、「別」、「不要」的t^hai5，其語源乃是「替」。根據《廣韻》，替，他計切，廢也。在上古漢語文獻中，替作為廢棄或罷黜解釋，是最為普遍的用法，例如：³

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尚書·周書·康誥》）

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毛傳：替，廢。（《詩經·谷風之什·楚茨》）

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左傳·僖公七年》）

以上諸例句的「替」都可以「廢棄」或「罷黜」來解釋。

現在我們回到臺灣閩南語例句的詞彙語義分析。所謂「naʔ8 bo2 tioʔ8 t^hai5」（若不要就算了），正是指若對某事沒有意願，就作罷（不作為），這裡的 t^hai5 居於主要動詞的位置。至於「bo2 ai5 tsiaʔ8 tioʔ8 t^hai5 tsiaʔ8」（不想吃就別吃），t^hai5 後面帶著一個主要動詞，由於 t^hai5 原先的語意是廢棄，就語意而言，廢棄某個行為便相當於否定某個行為，這時的 t^hai5 可以分析為一個表否定的副詞，動詞演變為副詞是相當自然且常見的虛化現象。

從反切來看，他計切的替為齊韻去聲透母字，今閩南語讀為 t^hai5 完全符合音韻規則對應。

由以上的同源詞例及齊韻底、第、替三個詞的本字考證，我們認為齊韻在閩南語中確實存在一套讀為-ai 的音韻層次，同源詞例包括精系與端系。這個層次在共同閩南方言的早期形式可以構擬為*-ai。

2.2 閩南方言齊韻的規則對應二：-ue/-e/-oi

閩南方言中齊韻的第二套規則對應有幾個不同的語音形式：-ue、-e 與-oi。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 2.

	泉州	永春	東山	漳州	汕頭	揭陽
批	p ^h ue1	p ^h ue1	p ^h e1	p ^h e1	p ^h oi1	p ^h oi1
蹄	tue2	tue2	te2	te2	toi2	toi2
底	tue3	tue3	te3	te3	toi3	tōi3
體	t ^h ue3	t ^h ue3	t ^h e3	t ^h e3	t ^h oi3	t ^h oi3
替	t ^h ue5	t ^h ue5	t ^h e5	t ^h e5	t ^h oi5	t ^h oi5
第			te6	te6	tōi4 韻！	toi4

³ 本文凡引用古籍文獻，皆根據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特此說明並致謝。

犁	lue2	lue2	le2	le2	loi2	loi2
齊	tsue2	tsue2	tse2	tse2	tsoi2	tsoi2
洗	sue3	sue3	se3	se3	soi3	soi3
細	sue5	sue5	se5	se5	soi5	soi5
穡	tsue5	tsue6	tse6	tse6	tsoi6	tsoi6
雞	kue1	kue1	ke1	ke1	koi1	koi1
溪	k ^h ue1	k ^h ue1	k ^h e1	k ^h e1	k ^h oi1	k ^h oi1
契	k ^h ue5	k ^h ue5	k ^h e5	k ^h e5	k ^h oi5	k ^h oi5

以上同源詞中需要說明的是底和穡。

1. 一般而言，閩南語中讀為 tue3/te3/toi3 的底，至少有兩個主要用法。以臺灣閩南語為例，底 tue3 可以用為：(1) 方位詞綴，例如裏面 lai6 tue3、下底 e6 tue3、水底 tsui3 tue3。(2) 詢問詞，例如：lu3 bəʔ7 k^hu5 tue0? (汝欲去底，你要去哪) 此處的底由於位於句末，因此讀為輕聲。比較上一節談到的底 tai3，我們可以發現，底 tue3 和底 tai3 都可以用作詢問詞，但只有底 tue3 能用為方位詞綴，底 tai3 沒有這個用法。

2. 閩南語中表示數量多的形容詞是 tsue5/6、tse6 與 tsoi6，一般寫作穡。⁴《說文》載：穡，穫刈也。段玉裁注謂：「獲刈謂穫而芟之也。……穡，謂已刈而遺於田未斂者也」。從段注來看，穡至少有謂詞與體詞兩種釋義。其中謂詞的用例不見於先秦文獻，體詞的用例見於《詩經·小雅·甫田之什·大田》：

彼有不穫穡，此有不斂穡。孔穎達疏：穡者，禾之舖而未束者。

又，根據《廣韻》，穡，在詣切，刈禾把數。《儀禮·聘禮》謂「四秉曰筥」，正玄注謂：「四秉為筥，謂一穡也」。今閩南語表「多」的語意，可能來自體詞或量詞的語意延伸。至於就音韻規則而言，則是對應相當準確的同源詞。

觀察以上齊韻在閩南方言第二套規則對應的語音形式，閩南的泉州系方言是介音加上主要元音的 MV 結構，漳州系方言是單元音的 V 結構，潮汕系方言則是主要元音加上元音性韻尾的 VE 結構。這個現象說明，齊韻第二套規則對應應當構擬為一個同時具備介音、主要元音和元音性韻尾的 MVE 結構。關於齊韻這套規則對應的構擬，已經有不少學者（如洪惟仁 1996、陳忠敏 2006）提出看法，本文將於下文一一檢討，並提出我們的意見，這裡暫時保留。

2.3 閩南方言齊韻的規則對應三：-e/-i

閩南方言中齊韻的第三套規則對應是 -e 或 -i，從各方言既有的文白異讀線索來看，讀為 -e/-i 的形式屬於文讀音。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3.

	泉州	永春	東山	漳州	汕頭	揭陽
--	----	----	----	----	----	----

⁴ 事實上，閩語表示多的詞彙基本上是同源的，亦即「穡」，詳下文。

迷謎	be2	be2	(be2)	(be2)	mi2	mi2
蹄	te2				tʰi2 提	tʰi2 提
底	te3	te3		ti3	ti3	ti3
體	tʰe3	tʰe3			tʰi3	tʰi3
替	tʰe5					ti5
涕	tʰe5	tʰe5		tʰi5	tʰi5	tʰi5
犁伊~	li2 韻!	li2 韻!		li2		li2
妻	tsʰe1	tsʰe1			tsʰi1	tsʰi1
齊	tse2	tse2			tsʰi2	tsʰi2
西~瓜	se1	se1	si1	si1	si1	si1
洗	se3	se3				
雞	ke1					
溪	kʰe1	kʰe1				
啟	kʰe3	kʰe1			kʰi3	kʰi3
繼	ke5	ke5			ki5	ki5
計	ke5	ke5	ki5	ki5		

根據上表，齊韻第三套規則對應的表現是：在泉州系方言都讀為單元音-e。在潮汕系方言都讀為單元音-i。至於在漳州系方言，則是唇音讀為-e，非唇音讀為-i，由於唇音的-e 與第二套規則對應相同，不大容易判斷是條件分化或是文白競爭。

從以上閩南各次方言的表現來看，我們接受陳忠敏（2006：798）對齊韻文讀音韻母的看法，將之擬測為*-ei。另一個應當說明的是，共同閩南語文讀音的*-ei 是否會與Norman提出的共同閩語韻母系統造成衝突呢？由於Norman所構擬的共同閩語，其性質並不包含文讀音系統⁵，因此這裡給齊韻文讀系統擬測的*-ei基本上與共同閩語的白話音系統不相干涉。更進一步來看，Norman所構擬的共同閩語系統中並沒有*-ei這個韻母，所以不存在與Norman系統中的*-ei形成衝突的問題。⁶

2.4 齊韻在閩南方言中的零星對應

除了以上三套規則對應之外，齊韻在閩南各次方言中還有若干常用的同源詞有特殊的對應形式。底下分別說明。

2.4.1 零星對應形式一：-i

在閩南各次方言中，至少有四個齊韻字一致地讀為前高元音-i，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4.

⁵ 有關共同閩語擬測的性質及其內容，可參看 Norman（1979）的說明。

⁶ 參看 Norman（1981：35）的韻母表。

	泉州	永春	東山	漳州	汕頭	揭陽
米	bi3	bi3	bi3	bi3	bi3	bi3
啼	tʰi2	tʰi2	tʰi2	tʰi2	tʰi2	tʰi2
剃	tʰiʔ7	tʰiʔ7	tʰi5	tʰi5	tʰi5	tʰi5
弟	ti4	ti6	ti5	ti5	ti4	ti4

剃頭的剃在泉州系的方言讀為帶喉塞音的 iʔ，聲調是陰入；在漳州系的東山讀為鼻化音 ĩ，我們認為這是後起的音變，漳州和潮汕系的方言保留原來的讀法。

2.4.2 零星對應形式二：-ui

現代個閩南語次方言中，屬於齊韻端系的梯字都讀為 -ui。與之可以等同看待的現象是，蟹攝開口一等見系字的開，在用作開啟義的動詞時，也讀為同一個韻母 -ui。同源詞例如下：

表 5.

	泉州	永春	東山	漳州	汕頭	揭陽
梯	tʰui1	tʰui1	tʰui1	tʰui1	tʰui1	tʰui1
開	kʰui1	kʰui1	kʰui1	kʰui1	kʰui1	kʰui1

由此看來，-ui 屬於一四等同形的韻母，但例字不多。目前由於可供建構層次關係的材料太少，不容易判斷該層次確切的時間。從上古音來看，開屬之部而梯屬脂部，我們暫時認為這是上古之、脂兩部合流之後的某種變體。

2.5 閩南方言齊韻字的層次

歸納以上幾節的分析，現代閩南方言齊韻字的層次如下：

表 6.

	音韻形式	幫	端	精	見
齊韻 I 白話	-ai	-	+	+	-
齊韻 II 白話	-ue/-e/-oi	+	+	+	+
齊韻 III 文讀	-e/-i	-	+	+	+
齊韻零星對應	-i	+	+	-	-

從聲母分布來看，我們認為齊韻在閩南方言中至少可以離析出三個特別顯著的語言層，其中有兩個是白讀層，一個是文讀層。至於第四欄的零星對應，主要是指「米啼弟剃」等同源詞，從中古音的架構來看，以上四個齊韻的同源詞分布在明母和端系，其中「米」字在閩東各次方言的對應均為 mi3。⁷從比較擬測的角

⁷ 參看林寒生（2002：68，詞條 572 買米），閩東福州、長樂、福清、永泰、古田、福安、寧德、

度來看，顯然「米」在閩南及閩東的共同祖語應當是*mi3。除去「米」這個詞，其他三個同源詞是否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層次實在不無疑問。（參看秋谷裕幸 1996、杜佳倫 2011）對齊韻在閩南語讀-i的音韻層次問題，我們暫時採取藏拙的辦法。

3. 齊韻在現代閩東方言中的表現⁸

3.1 閩東方言齊韻的規則對應一：-ai

齊韻在閩東方言的第一種規則對應是讀為-ai，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 7.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臍	tsai2	tsai2	tsai2	sai2	tsai2	tsai2
婿	sai5	sai5	sai5	sai5	sai5	sai5
梯	tʰai1		tʰai1 ⁹	tʰai1	tʰai1	tʰai1

根據上表，端母字的「梯」在以上各閩東方言中都讀為-ai，與同韻的精系字有相同的韻母，這個線索說明兩件事：第一、齊韻字在閩東方言中也是一個獨立的音韻層次。第二、從同源詞的觀點而言，閩南方言的梯tʰui1 的前身可能與閩東方言相同，正是*tʰai1。¹⁰

以上三個同源詞例都是相當常見的口語詞，它們在共同閩東方言中可以構擬為*-ai。

3.2 閩東方言齊韻的規則對應二：-ie/-i

齊韻在閩東方言的第二套規則對應為-ie 及其變體-i，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 8.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批信	pʰie1	pʰie1	pʰi1	pʰie1	pʰie1	pʰie1
啼	tʰie2	tʰie2	tʰi2	tʰie2	tʰie2	tʰie2
底	tie3	tie3		tie3	tie3	tie3
剃	tʰie5	tʰie5	tʰi5	tʰie5	tʰie5	tʰie5
弟	tie6	tie6	ti6	tie6	tie6	tie6

壽寧、周寧、福鼎等方言的米均讀為 mi3。

⁸ 語料來源如下：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5）、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2）、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5）、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3）、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2）、福清根據馮愛珍（1993）。

⁹ 這條材料根據《寧德市志·方言志》同音字表補入。

¹⁰ 張光宇（1996：180）主張閩南語的齊韻音值可以假定為*-ai，閩南語梯的演變是經歷了以下過程：*ai > oi > ue > ui。這個說法等於承認不同的規則對應（亦即不同音韻層次）之間存在演變關係，就方法論而言，本文的基本立場與張文不同。另外，現有的語言證據也不足以支持梯必然經過張文設定之演變過程。總之，本文對此存而不論。

雞	kiel	kiel	ki1	kiel	kiel	kiel
契	k ^h ie5	k ^h ie5	k ^h i5	k ^h ie5	k ^h ie5	k ^h ie5

以上同源詞例中需要說明的是底。閩東方言的底普遍都有三種用法。為減省篇幅，以柘榮方言為例，這三種用法分別是：

- (1) 底作為主要動詞，意為進、入。¹¹

tsia[?]7 si6 ŋuai6 kuo[?]7 tie3 li2 ke0 xuo[?]7
 者 是 外 國 底 來 其 貨
 這是外國進口的貨。

- (2) 底作為方位詞綴，意為裏面。siaŋ² tie3，城裏。

- (3) 底作為詢問詞。tœŋ³，誰。

tœŋ³ 是詢問詞底 tie3 加上儂 lœŋ² 的合音形式，參看永泰 tie3 nœŋ²
 底儂、福清 tie3 nœŋ² 底儂。

從中古音的框架來看，這類規則對應只出現在幫系、端系與見系之後，不雜一個精系字與來母字，這個現象相當有啟發。我們將於下文指出，閩東方言齊韻字經歷過條件分化。

根據上表 8，這些齊韻字多數閩東方言都讀為-ie，寧德則讀為-i。我們推測寧德發生了以下的音韻演變：

*-ie > -i

這個演變的性質是韻母成分的簡化。就閩東方言內部而言，上述音韻變化是個別方言的零星表現。不過參照上一節閩南方言的討論，不難發現〔*-ie > -i〕這個韻母簡化的演變是閩南方言得以獨立為一支大方言的共同創新。這個現象給我們的啟發是，相同的音韻變化，具體落實在語言分化上，會獲得不同的詮釋。

附帶一提，本節討論的這批同源詞，在閩東霞浦方言一律讀為e，例如：¹²

	批信	啼	底	荊	弟	雞	契
霞浦	p ^h e1	t ^h e2	te3	t ^h e5	te6	ke1	k ^h e1

這個規則對應清楚地顯示霞浦發生了以下的音韻演變：

*-ie > -e

從演變的兩端來看，霞浦方言是丟失了介音成分-i-，也是韻母簡化的一種。

歸納起來，閩東方言齊韻的規則對應二應當擬測為*-ie，多數閩東方言今讀

¹¹ 某些材料將表示「進入」的 tie3 寫為裏外的裏（里），裏是止攝之韻上聲來母字。把閩東方言的 tie3 寫作「裏」所面臨的問題是：第一、中古來母字在閩東方言的基本對應是 l-，在聲母上不容易解釋 l-如何演變為 t-。第二、閩東方言可基本可以區別中古支韻與脂之兩韻，支韻讀為-ie，脂之兩韻讀為-ei (/i)。另外，閩東方言的-ie 韻母還有來自蟹攝三四等的字，四等齊韻在上文已經看到不少同源詞例，三等字有：例 lie6、祭 tsie5、世 sie5、勢 sie5 等。顯然閩東方言的支祭齊三韻與脂之兩韻有分別。基於以上的考慮，我們認為閩東方言表示「進入」的 tie3，其語源是蟹攝四等齊韻端母上聲字的「底」而非「裏」，這個詞顯然經歷過語義變遷。

¹² 語料根據霞浦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9）。

是保留早期形式，寧德與霞浦則運用了不同的韻母簡化策略。

3.3 閩東方言齊韻的規則對應三：-e/-ɛ

閩東方言齊韻的第三套規則對應是-e/-ɛ。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 9.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西	sɛ1	sɛ1	sɛ1	se1	se1	se1
洗	sɛ3	sɛ3	sɛ3	se3	se3	se3
細	sɛ5	sɛ5	sɛ5	sa5	se5	se5
穡	sɛ6	sɛ6	sɛ3 調! ¹³	sa6	se6	se6
犁	le2	le2	le2	le2	le2	le2

從同源詞比較的角度來看，以上例字包括動詞洗、表大小的細、還有表示「多」的穡，這些都是重要的基本詞彙。特別有啟發的是，「穡」基本上是閩語特有的詞彙，不見於其他方言，在音韻層次上應屬同一層次。由此觀之，以上這批同源詞是與閩南方言-ue/-e/-oi 這類韻母相應的音韻層次。

再者，從中古聲母的框架來看，這類對應只出現在精系聲母及來母之後，我們認為-e/-ɛ 這套韻母是與上一節批弟雞契-ie/-i 互補的形式。以柘榮方言為例，這兩類韻母互補的情況如下：

柘榮	幫	端	精、來	見
齊韻韻母	-ie	-ie	-ɛ	-ie

整體來看，我們認為共同閩東方言的齊韻字可以構擬為*-ie。

3.3 閩東方言齊韻的規則對應四：-ɛ

齊韻的第四套規則對應是-ɛ，這類韻母一般都是以文讀音的形式出現。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 10.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弟	tɛ6	tɛ6	tɛ6	te6	te6	te6
啼	tɛ2	tɛ2	tʰɛ2	tʰe2	tʰe2	tʰe2
婿	sɛ5	sɛ5	sɛ5		se5	se5
齊	tse2	tse2	tse2 臍	tse2 臍	tse2 臍	tse2

¹³ 沙平（1999：284）已經指出，寧德方言的陰上跟陽去都是降調，前者為 42 後者為 52，部分古全濁的上聲與去聲字都讀為陰上。根據我們對寧德城關方言的調查，寧德方言有陰上與陽去歸併為一類的現象，並且這個歸併目前只發生在陰聲韻，但不是非常穩定。換言之，從歷時的觀點來看，這裡寧德的穡 se3 更早之前是 se6。

溪	k ^h ɛ1	k ^h ɛ1	k ^h ɛ1	k ^h ɛ1	k ^h ɛ1	k ^h ɛ1
倪	ŋɛ2	ŋɛ2	ŋɛ2	ŋɛ2	ŋɛ2	ŋɛ2

根據上表，我們發現-ai 韻母的臍、婿兩字有文讀音形式：-ɛ，這說明-ai 是相對較早的白話音。同理，-ie 韻母的弟、啼兩字也以-ɛ 作為文讀音，這也說明-ie 本身的性質是白話音。這裡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西洗細犁」等原先讀為-ɛ 韻母的同源詞沒有文白異讀，這裡的問題是：「西洗細犁」等詞究竟是屬於文讀音還是白話音？我們的看法是，就-ɛ 這個韻母形式而言，同時兼具文讀與白話的性質，「西洗細犁」等詞之所以沒有文白異讀，正是因為文讀音與白話音已經折合為同一個形式：-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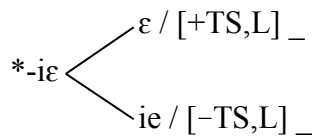
3.4 閩東方言齊韻字的層次

歸納以上幾節的分析，現代閩東方言齊韻字的層次如下：

表 11.

	音韻形式	幫	端	精、來	見
齊韻 I 白話	-ai	-	+	+	-
齊韻 II 白話	-ie 非精來/-ɛ 精來	+	+	+	+
齊韻 III 文讀	-ɛ	-	+	+	+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現代閩東方言也與閩南方言一樣，可以離析出三個顯著的音韻層次，其中有兩個是白話層，一個是文讀層。與閩南方言不同的是，閩東方言第二層齊韻 II 根據聲母的性質，進行了有條件的音韻分化：



也就是說，共同閩東方言的*-iɛ 韻母在舌尖塞擦音與流音的環境下直接丟失了介音成分[i]，在非舌尖塞擦音與非流音的環境下則包持介音成分[i]，之後這個前高介音[i]促使元音高化為[e]。

另外，閩東各次方言也存在齊韻讀為i韻母的同源詞，那就是「米」。從同源詞的角度來看乃是孤例，附記於此。¹⁴

4. 齊韻在現代閩北方言中的表現¹⁵

4.1 閩北方言齊韻的規則對應一：-ɛ/-e/-ie

閩北方言齊韻的第一套規則對應是，從同源詞來看，閩北方言只殘餘兩個同源詞例：

¹⁴ 參看註 7。

¹⁵ 語料來源如下：建陽、崇安根據李如龍（2001），建甌根據《漢語方音字匯》，石陂、鎮前、迪口根據秋谷裕幸（2008）。

表 12.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閉	pɛ5	pe5		pe5	pe5	pɛ5
臍	ts ^h ɛ5	t ^h e2	ts ^h ie2	ts ^h e5	tse2	ts ^h ɛ2

閩北方言的「閉」用在把火悶熄、關燈等詞，還有複合詞「閉氣」，指呼吸不順暢。(分別參看李如龍、潘渭水 1998、李如龍 2001 及秋谷裕幸 2008) 從音韻對應來看，這是準確的同源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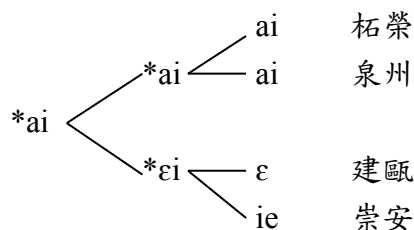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就韻母結構而言，崇安方言(今武夷山市)以外的閩北方言都是單元音的 V 結構-ɛ/-e，只有崇安方言是 MV 結構-ie，這個現象應當如何解釋？底下列出崇安方言-ie 韻母的幾個詞例，並同時放入閩北建甌、閩東柘榮、閩南泉州來一起參照：

表 13.

	菜之：哈	來之：哈	栽之：哈	眉脂：脂	獅脂：脂	臍脂：齊
崇安	ts ^h ie5	lie2	tsie1	mie2	sie1	tsie2
建甌	ts ^h ɛ5	le5	tse1	(mi5)	sɛ1	ts ^h ɛ5
柘榮	ts ^h ai5	(li2)	tsai1	mai2	sai1	tsai2
泉州	ts ^h ai5	lai2	tsai1	bai2	sai1	tsai2

觀察以上同源詞表，可以發現崇安方言-ie 韻母就中古音的框架而言，跨越了中古一等、三等和四等；就上古音格局而言，則是之部與脂部合流。這樣的音韻特徵，顯示這類對應是上古以後，中古以前的格局。(吳瑞文 2002、陳忠敏 2006) 把閩北的現象與閩東柘榮、閩南泉州聯繫起來，可以清楚發現以上六個同源詞對應的是-ai 韻母。

整體而言，我們將以上同源詞例構擬為*ai，這個韻母在上述四個方言的演變如下：



就共同閩語早期形式*ai而言，這個形式在閩南和閩東保持祖語的VE結構，並且主要元音是a。至於閩北，大多數的閩北方言沒有元音韻尾i，同時主要元音是ɛ或e。至於崇安則是發生了成分換位 (metathesis) 的特殊變化¹⁶，形成了目前看

¹⁶ 根據我們的觀察，成分換位 (metathesis) 這一演變還發生在閩語的山攝開口二、四等字，從這個演變的早期形式來看，閩語中的成分換位應當是以舌尖音韻尾如-i (<*-d)、-n、-t 為條件。

到的MV結構，但其韻母的主要元音也是不低的e。

歸納以上閩北方言的現象，我們將「閉臍」兩字在共同閩北方言中的韻母擬測為*ei，理由是根據以上同源詞例證，我們實在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把它們擬為舌位最低的a元音。從共同閩語的觀點來看，閩北崇安方言的變化如下：

共同閩語 共同閩北 崇安
*ai > *ei > ie

而由共同閩北的*ei往下看，建甌、迪口是直接丟失韻尾-i，建陽、石陂、鎮前則是使得元音高化後消失，也就是：*ei > e。

4.2 閩北方言齊韻的規則對應二：-ai/-ε

閩北方言齊韻的第二套規則對應絕大多數是-ai，少數為-ε。先觀察以下同源詞表：

表 14.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底	tai3	tai3	tai3	tai3	tai3	tɛ3
替	tʰai5	hai6	hai5	tʰai5	tʰai5	tʰɛ5
蹄	tai5	tai2	tai5	tai5	tai2	tɛ2
犁	lai5	(loi2)	lai2	lai5	lai2	lɛ2
泥	nai5	nai2		nai5	nai2	nɛ2
西	sai1	sai1	sai1	sai1	ʎai1	ʎɛ1
齊	tsai3	lai9	(lei2)	dzai2	(tei9)	tse9
穉多	tsai6	lai6	lai6	dzai6	tsai9	tse6
洗	sai3	sai3	sai3	sai3	ʎai3	ʎɛ3
細	sai5	sai5	sai5	sai5	ʎai5	ʎɛ5
雞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kɛ1
溪	kʰai1	kʰai1	kʰai1	kʰai1	kʰai1	kʰɛ1
契	kʰai5	(kʰie5)	kʰai5	kʰai5	(kʰie5)	kʰɛ5

觀察以上同源詞例，這些詞在共同閩北方言的形式可以構擬為*-ai，迪口的ε是後起的演變。另一個需要說明的是，比較上一節的同源詞例，可以清楚地發現迪口的ε其實是兩種不同規則對應韻母合流之後的形式。

	建甌	崇安	迪口
層次 I *-ai	-ε	-ie	-ε
層次 II *-ai	-ai	-ai	-ε

山攝開口字的情況可參閱吳瑞文（2012）的相關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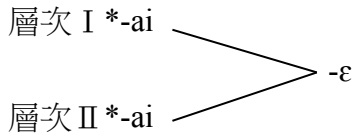
從演變的結果來看，共同閩語中兩個不同層次的*-ai 韻母以上三個方言中其實有兩種演變的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層次 I 的*-ai 先發生某種演變，層次 II *-ai 的前身才變讀為*-ai，於是形成兩類音韻層次的對立。比方建甌與崇安分別發生了以下 R1 與 R2 的變化：

	建甌	崇安
R1	*-ai > -ε	*-ai > -ie
R2	X > -ai	X > -ai

就演變的邏輯過程而言，以上兩個方言 R1 的演變必然先於 R2。建甌層次 I 的*-ai 先進行單元音化，之後某個形式 (X) 才變入-ai。同樣地，崇安則是先發生成分換位，之後才又有一個形式變入-ai。

第二種模式則是，層次 I 與層次 II 發生接觸並進行若干演變後，最終都讀為*-ai，之後便有同步的演變。迪口的情況正是如此：



迪口的情況清楚的顯示，不同層次的讀音有可能演變為相同的形式，唯有透過與鄰近方言同源詞的比較，並嚴格地運用比較方法，才能使早先不同的形式獲得釐清。

4.3 閩北方言齊韻的規則對應三：-ie/-ie/-i

閩北齊韻第三套規則對應是-ie、-ie 及-i，同源詞例如下：

表 15.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批			ph ^h i1	ph ^h ie1	ph ^h ie1	ph ^h ie1
啼	t ^h i5	hie2	hi2	t ^h ie5	t ^h ie2	t ^h iε2
剃	t ^h i5	hie5	hi5		t ^h ie2	t ^h iε5
弟	ti1	tie6	ti5	tie1	tie6	tiε4
契		k ^h ie5			k ^h ie5	

底下補充若干閩北方言中第三套規則的同源詞例：

石陂：濟 teie5、計 kie5

迪口：滸 tie5、砌 t^hie5、計 kie5、糸係 hie4

從音韻對應來看，這批同源詞可以構擬為*-ie。從這個形式出發，可以發現*-ie 在建甌、崇安發生了以下的演變：*-ie > -i。

4.4 閩北方言齊韻的規則對應四：-i

齊韻在閩北方言的第四類對應屬於文讀音，同源詞例如下：

表 16.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米	mi8		mei5	mi5	mi5	mi8
體	tʰi3	hɔi1 梯	hei3	tʰi3	tʰi3	tʰi3
弟	ti5	loi5	lei5	di5	ti5	ti8
齊		loi2	lei2	tei2	tei9	
繼	ki5	ki5	ki5	ki5	ki5	ki5
啟	kʰi3	kʰi5	kʰi3	kʰi3	kʰi3	kʰi3

底下我們補充以上閩北方言的若干文白異讀例證。

- 1.建陽：齊文讀為 loi5，白話為 lai9；臍文讀為 tsoi1，白話為 tʰe2。弟文讀為 loi5，白話為 tie6。
- 2.崇安：底文讀為 tei3，白話為 tai3；弟文讀為 lei5，白話為 ti5。
- 3.石陂：底文讀為 ti3，白話為 tai3。弟文讀為 di5，白話為 tie1。雞照字面讀為 ki1，口語為 kai1。
- 4.鎮前：閉文讀為 pi5，白話為 pe5；底文讀為 tai3，白話為 ti3。弟文讀為 ti5，白話為 tie6。
- 5.迪口：閉文讀為 pi5，白話為 pe5；弟文讀為 ti8，白話為 tie4。

以上齊韻文讀層基本上可以構擬為*-i，這個形式在多數閩北方言保存地很好，不過建陽與崇安兩個方言則發生了條件分化：

建陽 *-i > -ɔi/ -K_

*-i > -i/ +K_

崇安 *-i > -ei/ -K_

*-i > -i/ +K_

換言之，在這兩個方言中，位於非舌根音聲母之後的*-i 發生了元音分裂 (vowel breaking)，分別變成-ɔi 和-ei。至於舌根音聲母之後的*-i 則保持原先的單元音形式。

4.5 閩北方言齊韻的層次

歸納以上幾節的分析，現代閩北方言齊韻字的層次如下：

表 17.

	音韻形式	幫	端	精	見
齊韻 I 白話	-ɛ/-e/-ie	+	-	+	-
齊韻 II 白話	-ai/-ɛ	+	+	+	+
齊韻 III 文讀	-i	-	+	+	+
齊韻特殊對應	-ie/-ie/-i	-	+	+	+

從聲母分布來看，我們認為齊韻在閩南方言中至少可以離析出三個特別顯著的語

言層，其中有兩個是白讀層，一個是文讀層。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閩北方言與閩南方言一樣，都存在一個齊韻的特殊對應，更重要的是，閩北與閩南共有「啼弟刺」這三個端系同源詞，閩北則還有精系的濟、見系的計和影系的系係等。¹⁷

5. 齊韻中屬於江東方言的音韻層次及構擬

本文第 2 節到第 4 節分別探討了現代閩南、閩東與閩北等三個大方言中齊韻字的音韻層次。就層次分析的觀點，我們獲得以下的對應關係：

表 18.

	閩南	閩東	閩北	同源詞例
齊韻 I 白話	ai	ai	ei	閉替濟西
齊韻 II 白話	-ue/-e/-oi	-ie (ε) /-i (ε)	-ai/-ε	批底濟雞
齊韻 III 文讀	-e/-i	-ε	-i	體弟齊啟

以上三個音韻層次中，文讀音基本上是晚唐以後的音韻格局，不能用來構擬六朝時期的江東方言。至於齊韻 I 白話 ai 的音韻層次，上文已經指出這是早於中古的語言層，應當由上古韻部來說明其演變，不能用來構擬六朝時期的方言。

另一方面，從漢語語法史的觀點來看，梅祖麟、楊秀芳（1995）指出，閩語中保留了底作為詢問詞的用法，而這個用法最早的記錄是見於南朝時期的文獻。例如：

寒衣尚未了，郎喚儂底為？（樂府詩集·清商曲辭一·子夜四時歌）
 君非鷓鴣鳥，底為守空池？（樂府詩集·清商曲辭二·歡聞變歌）
 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舉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興盛使軍人遙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底作？」（南齊書/卷二十六/列傳第七/王敬則）

由此看來，「底」是南朝時期流行於江東方言的詢問詞。

現在我們把上文提到的閩南、閩東的底字相關用法羅列出來：

	(1) 動詞，進、入	(2) 方位詞綴	(3) 詢問詞
閩南（泉州）	（入 lip8）	底 tue3	底 tai3/底 tue3
閩東（柘榮）	底 tie3	底 tie3	底 tie3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發現閩南與閩東的底都有兩種語法功能：(1)作為方位詞綴與(2)作為詢問詞（傳疑成分）的用法。至於閩南的進、入動詞用入 lip8 而不用底，顯示詞彙上的差異。

¹⁷ 關於閩南與閩北的這個特殊現象，我們將另文處理。

底在閩南方言有較早期的底 tai3 與相對較晚的底 tue3 兩種形式，而且都能夠作為詢問詞。楊秀芳（2002：166）指出，閩南語中的詢問詞如「著時」ti6 si2（何時）、「當時」taŋ1 si2（何時）的 ti6 與 taŋ1 都是由表存在的動詞虛化而來，「底」的本義為「止尻」（止居），也有滯留、存在的核心語意。由此看來，底 tai3 之有疑問詞用法，是直接由上古漢語「止尻」意的「底」的虛化而來，同時在音韻上保留了比六朝更早的形式。至於閩南語另一個詢問詞底 tue3，則與南朝文獻關係較為關切。一般而言，詢問詞這類的語法詞（虛詞）是封閉的類，在經濟性的原則下不會有多種形式共存。有意思的是，閩南方言的底 tai3 與底 tue3 目前仍然呈現互相競爭的態勢；閩東方言則是由底 tie3 取得勝利。

歸納上述的討論，我們認為能夠用來構擬六朝江東方言的材料應是齊韻 II 的白話層。

5.1 齊韻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擬測

關於齊韻字的擬測，已經有不少學者提出看法，現在我們分別對他們的說法加以檢討。

在 Norman（1981：38、46）的共同閩語韻母中，齊韻有兩個形式：

2.5**-əi* 臍（使菜栽來治屎事）

1.3**-e* 細犁（街賣）

2.11**-ie* 雞啼弟剃

Norman 為齊韻構擬了三種形式：**-əi*、**-e* 與 **-ie*。其中 **-əi* 的臍是精系字，**-e* 的細犁是精系字與來母字，**-ie* 的雞啼弟剃則是見系與端系字。

在 Norman 的基礎上，梅祖麟（1999：54）擴充了同源詞證據，並結合詞彙語法的現象進一步指出 **-ie* 應當用來構擬支韻。至於齊韻，梅文則接受高本漢的中古音擬音：**-iei*。換句話說，梅文認為六朝江東方言支齊兩韻的對比是 **-ie*：**-iei*。這個結論的重要之處在於，（1）在具體的語言證據上，梅文建立了 Norman 共同閩語系統中本來不存在的支：齊之別。（2）相較於 Norman 原來的 **-e* 與 **-ie*，梅文為蟹攝四等齊韻字構擬了韻尾 *-i*。

秋谷裕幸（2002）對閩語和其他南方方言的齊韻字也提出相當重要的觀察。在閩語方面，秋谷敏銳地觀察到齊韻在閩語方言中往往受聲母影響而產生分化。秋谷首先指出，Norman 關於共同閩語齊韻字 **-e* 與 **-ie* 的兩類韻母，事實上是具有條件的分布，並將之修改為 **-ei*。（秋谷裕幸 2002：96）

陳忠敏（2006：798）對閩南話齊韻字提出相當全面而深入的層次分析，陳文的結論是閩南話的齊韻字有五個層次，這五個層次可以分別構擬為 **ui* 梯、**ai* 臍、**uei* 雞、**i* 弟、**ei* 西文讀。從擬音形式而言，陳文最重要的觀察是為齊韻第三層構擬了一個後高展唇介音 *u*，除了陳文引述的泉州地方戲曲鷓鴣音的 *ue* 音之外，這個介音事實上還保留在台灣少數的老派安溪腔方言裡，如三峽、汐止與南港等。（參看洪惟仁 1996）同時，陳文也給閩南語齊韻第三層構擬了元音性韻尾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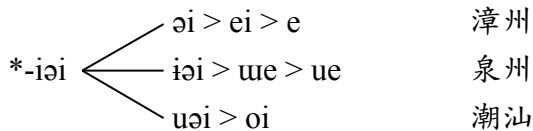
關於閩南語齊韻字的構擬，洪惟仁(1996)參考早期閩南語韻書《彙音妙悟》及現代閩南話的材料，將古代泉州音的〈雞〉字母韻(底細齊雞)等字構擬為*-ɔi。

對於以上幾種不同的擬音，在方法論上首先應當考慮的問題是，這些擬音的性質並不盡相同。Norman 構擬的*-e/*-ie 和秋谷構擬的*-ei 是共同閩語(原始閩語)的韻母。梅祖麟所構擬的*-ie : *-iei 是支齊兩韻的南朝層次，也就是所謂江東方言或金陵切韻。從構擬的層級來看，陳忠敏的構擬是針對閩南語，而不包括其他閩語方言，換言之，陳文根據四個閩南話小片建構出來的*uei，可以理解為共同閩南方言的形式。洪惟仁的*-ɔi 則已經明言是古代泉州音，基本上不包括漳州系和潮汕系的閩南方言。根據印歐語比較構擬的經驗，祖語的擬測有其操作的方法與程序，簡言之是由下而上(bottom up)的建構。同時，唯有在充分了解上述學者所構擬的語音形式的位階與性質之後，才不致造成郢書燕說的誤解。

觀察以上諸多學者對齊韻字的擬音，大家最重要的共識是：齊韻字都必須構擬出一個元音性的韻尾*-i。在主要元音方面，梅、秋谷、陳都構擬為前央元音*-e，洪惟仁的古代泉州音則構擬為央元音-ə。介音方面是大家最為分歧的，秋谷、洪都主張沒有介音，梅、陳都主張有介音。即使同是主張齊韻字有介音，具體構擬的音值也不相同。

底下我們採取分別層級擬構的策略，也就是先構擬共同閩南方言、共同閩東方言和共同閩北方言，之後進一步建構共同閩語。

第一、共同閩南方言方面，我們認為齊韻Ⅱ的早期形式可以構擬為：*-iəi。擬音是為了解釋演變，*-iəi 這個形式可以妥善地說明以下各方言的形式：



從*-iəi 這個形式出發，我們可以發現閩南語的三個次方言儘管演變後的形式殊異，但是基本的機制是異化(dissimilation)。簡言之，*-iəi 韻母中主要元音前後的 i 相互排斥，異化策略的不同形成目前語音結構的差異。說明如下：

1. 漳州系方言是先丟失介音 i，然後主要元音的部位由偏央而成為偏前，舌位不變，之後是韻尾 i 的失落。

2. 泉州系方言則是主要元音影響了介音 i，使之成為偏央偏高的 i，隨後元音 ə 與韻尾 i 融合為 e，產生了老派安溪腔的 ue，最後後高展唇元音 u 又變為後高圓唇元音 u。

3. 潮汕系方言的異化策略是，先讓原先齊齒介音 i 變讀為合口 u，之後介音 u 與央元音 ə 融合為 o，韻尾 i 得以保留。

從閩南三個次方言的表現來看，泉漳兩系方言的主要元音是偏前的-e，潮汕方言的主要元音是偏後的-o。我們將主要元音構擬為央元音-ə，乃是考慮到-ə 的舌位高度與-e、-o 接近而較低，比較能夠說明何以同一個早期形式會有往前與往後這樣相反的兩個演變方向。

第二、上文我們已經提到，共同閩東方言的齊韻Ⅱ可以構擬為*-ie，這個韻

母在精系與來母讀為-ε，在幫系、端系、見系等聲母後讀為-ie。從現代閩東方言的表現來看，-ε 是相當穩固的韻母。相對地，-ie 則在零星方言有進一步簡化的表現，例如寧德的-i 和霞浦的-e。

第三、關於共同閩北方言的齊韻 II，比較證據清楚地指出，他們的早期形式是*-ai。

現在把三個形式放在一起觀察，並進一步構擬共同閩語的形式：

	共同閩南	共同閩東	共同閩北	共同閩語	同源詞例
齊韻 II	*-iəi	*-ie	*-ai	*-iəi	批底穉雞

從以上三類閩語次方言的早期擬音來看，我們有理由將他們在共同閩語中的形式擬測為三合元音 (MVE)。我們認為，齊韻 II 在共同閩語中的形式就是*-iəi，共同閩南方言保存了祖語的形式，共同閩東方言主要元音低化為 ε，之後韻尾由於異化而丟失，共同閩北方言則是主要元音低化為 a，之後介音因為異化而丟失，只留下韻尾。

根據以上的看法，對於 Norman 共同閩語韻母系統的構擬，我們提出若干變動與增刪：

1. 原本 Norman 的*-ie 韻母仍然保留，不過同源詞例證應當是止攝開口三等的支韻及蟹攝開口三等的祭韻。¹⁸

2. 原本 Norman 共同閩語韻母系統中擬為*-e 的齊韻字，我們將之改擬為*-iəi 這個三合元音韻母。Norman (1981: 38) 已經指出，*-e 這個韻母出現的環境相當有限制，並且有相當強的複合元音化 (diphthongize) 傾向。若將之構擬為*-iəi，便不需要假設*-e 進一步演變為複合元音。¹⁹

3. 觀察共同閩語韻母的系統，我們發現有*-əi、*-uəi 韻母而沒有*-iəi。在此增加了*-iəi 這個韻母，正可以與原有的*-əi、*-uəi 韻母相搭配。換言之，*-iəi 韻母不僅不會造成系統的負擔，反而能補足三合元音中有合口的*-uəi 卻沒有齊齒*-iəi 的音韻空缺。

5.2 從共同閩語及相關方言看南朝江東方言的齊韻字

由《切韻》序、《經典釋文》序錄和《顏氏家訓·音辭篇》的記載可知，上古漢語到了六朝時期，至少已經分裂為南北兩個主要的方言群，一是北方的河北方言（鄴下音系），一是南方的江東方言（金陵音系）。（丁邦新 2008: 69）基於類似的想法，梅祖麟（1999、2001、2012）認為，現代漢語六大方言可以按照中

¹⁸ 蟹攝開口三等祭韻字與止攝開口三等支韻字在閩東有同讀為-ie 的形式，在閩南則有同讀為-i 的表現。就絕大多數的閩南方言而言，它們都發生了*-ie > -i 這項音韻變化，這個變化可以視為共同閩南方言從共同閩語分化出來的一項共同創新。（吳瑞文 2005）

¹⁹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Norman 構擬*-e 這個韻母時的同源詞證據包括蟹攝二等字街、賣，而這兩個二等字的音韻行為在閩南與閩北中往往跟齊韻一致。我們將另文討論這個問題。至於*-e 這個韻母是否在共同閩語中佔據一個位置，還有待探討。

古來源分為兩組：

導源於中古河北方言的現代方言：粵語、客家話、官話

導源於中古江東方言的現代方言：閩語、吳語、北部贛語

更具體地來說，閩語、吳語、北部贛語各有一個音韻層次是來自中古時期的南朝通語，也就是當時文獻所謂的江東方言。

在這個前提之下，本節利用上述共同閩語韻母的表現，參考浙南吳語既有的研究成果，綜合地來擬測南朝江東方言齊韻字的音值。²⁰

關於浙南吳語的材料及古音的擬測，目前最重要的成果是秋谷裕幸（2003）的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根據秋谷（2003：168）的擬測，齊韻字在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中共有 9 種語音形式。我們參考中古音的框架，將所有的齊韻字同源詞例列出：

表 19.

	幫	端/泥	精	來	見
齊韻 1*-iə	鑿 <small>所以理苗殺草</small>	底啼弟泥	薺細		雞溪
齊韻 2*-ei		屨第遞	西細		契
齊韻 3*-i			西		雞
齊韻 4*-əi			棲 <small>雞所宿也</small>		
齊韻 5*-uəi		梯			
齊韻 6*-uei		替		犁	
齊韻 7*-e	閉				
齊韻 8*-ie	剝剝皮				
齊韻 9*-ə			臍		

從上表來看，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齊韻字的主要對應有 2 類，一類是齊韻 1*-iə，另一類是齊韻 2*-ei，其他 7 種對應出現的環境非常有限，同源詞例也不成系統。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當以齊韻 1*-iə或齊韻 2*-ei來與共同閩語的*-iəi對應？從擬音形式與元音的音值來看，我們認為齊韻 1*-iə是與共同閩語*-iəi相應的一類。至於原始吳語處衢方言中齊韻 2*-ei，秋谷裕幸認定這是個白話音，我們推測這可能是早期與鄰近其他方言接觸所帶來的影響，不一定是某個歷史時期上的層次。這個想法可以由慶元方言得到支持。慶元方言的齊韻字的基本對應是-ie，沒有-ei這類對應。²¹底下列出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與慶元方言的齊韻字：²²

²⁰ 照梅祖麟的假設，可以用來擬測江東方言的材料還包括北部贛語，不過由於北部贛語目前沒有見到相關擬測，這裡暫時從略。

²¹ 另外有些零星的例字：梯 t^hai1、婿 cye5、遞地 ti6，但看來都不成系統。

²² 慶元方言的材料根據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2000）。

表 20.

	批	底	體	替	剃	啼	蹄	弟
慶元	p ^h ie1	ʔdie3	t ^h ie3	t ^h ie5	t ^h ie4	tie2	tie2	tie4
原始處衢		*tiə3			*t ^h iə1	*diə2		*diə4
	犁	泥	齊/濟	洗	細	雞	溪	契
慶元	lie2	ŋie2	ɕie2	ɕie3	ɕie5	ie1	tɕ ^h ie1	tɕ ^h ie5
原始處衢		*ŋiə2			*ɕiə5	*ʔiə1	*tɕ ^h iə1	

由此看來，考慮上述慶元方言齊韻字的表現，則浙南吳語方言中與共同閩語齊韻 *-iəi 相當的形式應當就是 *-iə。慶元方言發生了 *-iə > -ie 的元音前化，其中介音成分 -i 起了關鍵的作用。

把浙南吳語的 *-iə 和共同閩語的 *-iəi 放在一起，我們重建出來的南朝江東方言齊韻字的形式就是 *-iəi。從 *-iəi 這個形式出發，我們發現：共同閩語保留了江東方言的完整 MVE 三合元音形式；而到了早期的浙南吳語中則丟失了韻尾，只留下 MV*-i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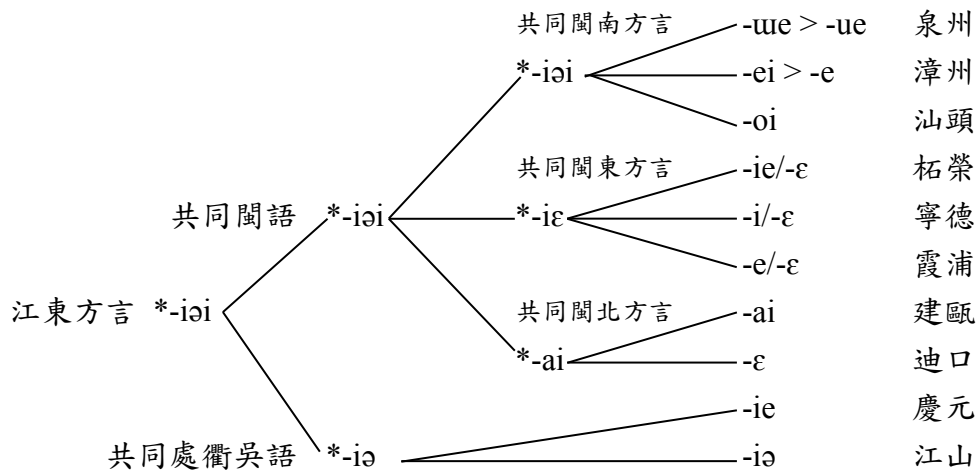
6. 結論

本文根據前賢有關齊韻字的諸多研究成果，利用嚴格的比較方法，由探尋同源詞入手，由下而上地分別進行閩語各大方言的齊韻字層次剖析，進而離析出齊韻字在閩語中的三個顯著的層次。本文的層次分析結果如下：

	閩南	閩東	閩北	同源詞例
齊韻 I 白話	ai	ai	ɛi	閉替濟西
齊韻 II 白話	-ue/-e/-oi	-ie (ɛ) /-i (ɛ)	-ai/-ɛ	批底濟雞
齊韻 III 文讀	-e/-i	-ɛ	-i	米弟齊啟

在給方言區分層次之後，我們可以從中擇取不同層次的讀音進行不同漢語史階段的古音構擬。前賢已經指出，共同閩語本身包含不同的語言層次，其中一個層次可以用來構擬南朝江東方言。本文的結論認為，南朝江東方言齊韻字的韻母是 *-iəi，這個韻母演變到共同閩語（及其次方言）與共同吳語處衢片方言（及其次方言）的過程如下：

圖 1.江東方言在閩語與吳語處衢方言中的演變



最後，建構南朝江東方言齊韻的早期形式 $*-iəi$ ，對於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有甚麼幫助？這裡舉一個重要的問題來說明這個構擬的價值。中古《切韻》四等韻是否存在介音成分，一直是學界熱門的焦點。關於這個議題，丁邦新（2008）最近重新加以檢討，並從四等韻合口音的演變、漢越語重紐四等字的讀音、梵文對音中四等字的表現、魏晉南北朝四等字押韻的趨勢等四個方面分別闡述，結論是《切韻》四等韻具有介音 $-i-$ 。本文結論指出吳閩方言共有的南朝江東方言四等齊韻的形式為 $*-iəi$ ，也帶有介音 $-i-$ 。在方法論上，本文與丁文不同之處在於：我們是由方言內部比較和音韻層次分析來著手，構擬的形式係遵照比較方法由下而上層層建構。本文擬測的 $*-iəi$ 在形式與高本漢的齊韻擬音 $*-iei$ 或許稍有出入，但更能呈現南朝江東方言的實際面貌，就四等韻有無介音這個論題，則可與丁文就文獻資料所得的結果彼此印證。

參考文獻

- Douglas, Carstairs.1990.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Supplement.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London : Trübner & co., 1873)
- Fielde, Adele M.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Norman, Jerry.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Min dialects. *Fangyan* 1979.4:268-274.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丁邦新.2008.《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收錄：
〈重建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頁 65-73。(原載《中國語文》6，1995)
〈論《切韻》四等韻介音的有無問題〉，頁 89-99。(原載《中國語言學集刊》1.1，2006)
-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2.〈卷三十三·方言〉，《永泰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頁 771-810
- 李如龍. 1984. 〈自閩方言論四等韻無-i說〉，，《音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第1輯：頁 414-422。
- 李如龍. 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收錄：
〈建陽市方言志〉，頁 431-468。
〈崇安市方言志〉，頁 469-499。
- 李如龍、潘渭水. 1998.《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杜佳倫.2011.《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吳瑞文.2002.〈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3.1：頁 133-162。
- 吳瑞文.2005.《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吳瑞文.2012.〈論山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中國語言學集刊》6.1：頁 177-238。
- 林寒生.2002.《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 林連通,陳章太. 1989.《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連通.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寶卿.1992.〈漳州方言詞匯〉(一)、(二)、(三)，《方言》2: 頁 151-160、3: 頁 230-240、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4.〈卷三十五·方言〉《東山縣志》(北京：中華書局)頁 718-752。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第二十九篇·方言〉《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頁 693-770。
- 洪惟仁.1996.《《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秋谷裕幸.2002.〈閩語和其他南方方言的齊韻開口字〉,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95-104。
- 秋谷裕幸.2003.《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東京:好文出版。
- 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徐芳敏.1991.《閩南廈漳泉次方言白話層韻母系統與上古音韻部關係之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忠敏.2006.〈論閩南話齊韻的讀音層次〉,何大安、張洪年、潘悟雲、吳福祥編《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785-800。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中國語學研究·開篇·單刊 No.21),東京:好文出版。
- 梅祖麟.1999.〈閩語、吳語和南朝江東方言之間的關係〉,未刊稿本。
- 梅祖麟.2001.〈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1:頁 3-15。
- 梅祖麟.2012.〈漢語方言裡的三個指代詞:”汝”、”渠他(佢)”、“許那”一再論魚虞有別與現代方言〉,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宣讀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2012/6/20-22)。
- 梅祖麟、楊秀芳.1995.〈幾個閩語語法成分的時間層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1:頁 1-21。
- 馮愛珍.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張光宇.1990.《切韻與方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臺灣:南天書局。
- 楊秀芳.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楊秀芳.1991.《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 楊秀芳.2002.〈論閩南語疑問代詞「當時」、「著時」、「底位」〉,何大安主編《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頁 155-178。
-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5.〈卷三十一·方言〉,《寧德市志》(北京:中華書局),頁 932-969。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卷三十二·方言〉,《壽寧縣志》(廈門:鷺江出版社),頁 726-772。
- 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3.〈卷三十五·方言〉,《閩清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頁 835-891。
- 蔡俊明.1976.《潮語詞典》,臺北:三民書局。
- 霞浦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9.〈第二十七篇·方言〉,《霞浦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頁 987-1021。